念六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閲

口 12
2948
26

門 口 12
號 2948
函 26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琥圭炎圭也凡邦國之使節使卿大夫聘亏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謂邦國之節賈公彥云行人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陳祥道云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亏使與民者也析竹為

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亏天子諸侯誤也小行人之所達者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使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持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以周案節說文佹下云瑞信也掌節掌守邦節卽下所謂守邦國守都鄙之玉符諸節也而使節亦與焉故下又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其文與小行人同故鄭注以使卿大夫聘天子諸侯釋之聘天子謂邦國之使聘諸侯謂王國之使觀下道路用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亏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其兼內外言之甚明何嘗以邦國之使節為諸侯節陳氏既誤斥之且謂邦國之節非王官所掌不知王者欲齊信四方邦國規聘之節必守其法式小行人之所達卽逢掌節之所掌兩職文同其節自同也鄭注小行人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亏國是也如諸侯各自為節不掌亏王官其何以齊信乎通鑑胡注引崔靈恩說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旛之形

鄭元云掌節守都鄙者用鈐節謂公卿大夫王子弟亏
其采邑小行人都鄙用管節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
采地之吏也賈公彥云小行人與此不同亦異內外也
以周案掌節云掌守邦節言王官之節小行人云達天
下之六節是侯國之節其異內外其職亦有大小
鄭元云掌節道路用旌節主治又涂之官謂鄉遂大夫
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
又涂亦有民也小行人道路用旌節謂鄉遂大夫賈公
彥云小行人不容都鄙之吏以都鄙吏在管節中彼都
鄙用鈐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暇

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
用管節矣以周案賈疏鄭是或說皆主鄉遂大夫言不
關吏非
杜子春云典瑞珍圭以徵守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鄭衆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琥以牙牙齒兵象
故以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以周案漢銅虎符仿
古之虎節古虎節龍節等皆金也漢竹使符仿古之管
節古符節管節等皆竹也鄭注掌節以虎節龍節等當
漢之銅虎符又注小行人以管節當漢之竹使符是也
張晏注漢書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同杜氏及先

鄭說今從後鄭又案漢銅虎符竹使符皆各分其半右
也 留京師此又用古書契之法古節不爾

鄭元云符節如今宮中詔符也璽節今之印章也
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賈公
彥云大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季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弟一至弟五國家當發兵遷
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
又枚長五寸鐫刻篆書弟一至弟五陳祥道云析竹為
符節全竹為管節以周案鄭以漢之銅虎符況虎人龍
三節此又以漢之詔符印章使者所擁節及竹使符況

之所舉者五符賈疏祇證其二而語又未詳攷說文云
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與應劭說竹使符長五
寸異葢漢諸符長短自有不同也銅虎符長六寸用銅
鎔文索隱云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崔豹古今注
云銅虎符鎔書之是也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
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籍尺二竹牒記人之季名字
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尋入司馬續志本注云凡
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亏門之所屬宮門二字為鐵印文
符案省符乃納之是也漢印章形方如斗亦謂之斗檢
封司市注云璽節印章如今之斗檢封疏云斗檢封其
形方上有封檢

其內有書未知所據是也貨賄所用之璽節與彼正同注故皆以印章釋之使者所擁節漢官儀云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眊二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犛牛之尾是也而徐璆云旌蘇武困亏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其說又異王伯厚漢制攷同漢官儀漢高帝紀封皇帝璽符節索隱云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武帝紀更節加黃旄是也竹使符長五寸鐫刻篆書應注已明師古云竹使符徵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是用竹一枚分析為二也應注云竹箭又枚有弟一至弟又也銅虎符徵郡國應注已言之竹使符徵郡守典瑞

杜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是也杜子春云虎節人節龍節皆以英蕩輔之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干寶云英刻書也蕩竹萌也刻而書其所使以助三節之信惠士奇云如干寶說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鄭周禮注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此卽韓信所謂關亏州部也左傳使公衍獻龍輔亏齊侯孔疏云鑄金為龍節以玉為函盛之名為龍輔是英蕩玉也輔者函也兩說皆通肯說為允邵晉涵云蕩非竹萌且竹萌不可以刻書英蕩之蕩是竹之閤節者百文

遝卤京賦筏簜敷衍薛注云竹圊節者曰簜以周案蕩無函器之義故杜注破讀為帑說文帑金幣所藏也故藏金節之函亦謂之帑此正義也詩二矛重英毛傳有英飾鄭箋以為畫飾故或以英蕩為畫函干氏以為刻飾故云英刻書蕩讀為簜竹萌乃竹箭之譌但此經云以英蕩輔之下又云以傳輔之是英蕩與傳有異也惠氏申干氏說以傳當英蕩固非其申先鄭說訓英蕩為玉輔為函亦不可通竊謂輔當依干氏訓助蕩讀為鏜說文鏜金之美者與玉同色虎人龍三節皆金也故以玉輔之英鏜玉也符璽旌三節皆竹也故以木輔之傳

木也

鄭元云凡通達亏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節為信百傳說所齎操及所適賈公彥云此經總解上經門關諸節并有傳輔成信驗以周案上文凡邦國之使節凡節也此云凡凡傳也凡有節必有傳傳自通虎人龍言之賈疏以此為專指符璽旌三節非注意如賈疏言上英蕩輔之用干寶解方通崔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亏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此漢法也漢門關傳又用布帛右節傳

鄭眾云傳別謂券書也傳者傳著約束亏文書別別為

兩兩家各舉一也以周案傳別當依故書佹傳辨不必
改讀傳之言合辨之言別如符節之合而分也
易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家易云
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為書契象釋名云劑
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以周案
後世聖人兼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佹言是書契佹亏
黃帝也周涖史掌官書府掌官契書大書中央剖而分
之契則亏竹木上先刻其數中剖之其狀有如齒然剡
子云宋人有遊亏道舉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曰吾富可待矣注云刻處似齒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

合齒右書契
書顧命黼純馬融王肅說黻席纖蒻苹席許愼佹
負音義同黻鄭元說此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黻
析竹之次青者偽孔傳說黻桃枝竹以周案馬許王等
黻席合下底席為義底席為蒻苹黻席則蒻苹之纖細
者黻訓纖細一義也鄭意合下箚席為言箚席用竹外
青皮為之黻席則析其次青者黻字同蔈又一義也偽
孔意黻席黼純即周禮次席黼純鄭彼注云次席桃枝
席有次列成文此又一義也今從鄭義周禮為生時席
此不用

底席綴純馬融王肅說底席青蒲席也許愼說蒻蒲子可以為平席也世謂蒲平鄭元說底致也蔑纖致席也以周案鄭義蒙上蔑席為言底席為蔑席之細緻者與馬許義異江氏永庭云周禮蒲筵繢純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綴純當其繢純然則底席青蒲席言底者見其功致也江氏牽說

豐席畫純鄭元說豐席刮淶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為緣王肅說豐席莞以周案鄭注刮淶謂刷治也今本誤淶無義此亦合下筍席為言筍席用竹外青皮為之豐席則又加刷治也段懋堂云鄭君四席皆主竹言豐筍以外青刮治不刮治為別底蔑以次青緻與不緻為別竝不牽合周官是也

筍席元紛純馬融說筍箬箬鄭元說筍析竹青皮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為之緣偽孔傳說筍蒻竹元紛黑綅以周案鄭孔同義馬說編箬為席別一義段懋堂云孔傳當是弱竹釋文徐云筍子竹為席集韵筍弱竹可以為席皆可證如段說鄭孔義亦異也

許愼云莞水艸也可以作席蘭莞屬皖夫離也郭璞云釋草莞苻蘺今鹵方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蘺郝懿行云莞與蘭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為席蒲葉闊而不

圓其細小者亦可為席所謂蒲苹是也是蒲莞本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草與蘭相屬又別出藨與蒲為類爾雅俗莞為藨注云莞蒲乃蒲之別種非似蘭之莞也以周案禮有莞席有蒲席則莞蒲二物也鄭詩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列子老韭之為莞般注云莞似蒲而圓眾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葱內似蒲而圓此莞蒲之別也

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眾云紛讀為豳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繒也繅讀為藻

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鄭元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又采若今合歡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以周案先鄭續紛為粉粉色白故曰白繒後鄭不易字紛如綬與書元紛純同義繅席文有又采次席文有次列字義如此知繅蒲蒻席次桃枝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同故次席為桃枝竹席則繅席為蒲蒻之纖緻者矣諸侯祭設蒲筵莞席眡設莞筵繅席止用蒲莞之屬不用桃枝次席公會大夫禮用蒲筵崔席又不用蒲蒻繅席其墜次然也

祀先王眡席亦如之鄭眾云眡席亏主階設席王所坐

也鄭元云畣讀曰酹謂祭祀及王受酹之席以周案先鄭讀畣為酹後鄭讀畣為酹皆破字後鄭義長

公食禮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鄭元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為莞敖繼公云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宻加莞席也萑乃葦屬為物麤惡惟器事用之此禮宻從今文皆作莞夌廷堪云萑席即周官莞席也莞萑聲相近胡承珙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繅席畣席莞筵加繅席其筵國賓與

畣席同聘禮明云改筵則此食禮之席必不同亏祭祀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莞萑二物之美惡而不辨禮之墨等妄矣以周案周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覲禮引之又諸侯畣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鄭注聘禮及此記下節引之此節不引周之謂如畣席鄭注聘禮引之又筵國賓亏牖肆亦如禮為證者為筵席之純兩文不同且此為下大夫之禮宻用萑席不曼引諸侯祭祀席為食大夫禮也敖說不可從據禮萑莞明有兩席凌氏因其音近而合為一物

尤非

記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鄭元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以周案此節所記與上節文同如上下大夫禮本無異禮可不必記如上大夫之禮有異亏脊則文不應同且玩記文云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其所記筵席與上文異可知也上節鄭注云萑今文皆為莞則此節今文伦加莞席可知也竊謂上節記下大夫禮宜依古文伦萑席為是此節記上大夫禮宜依今文伦莞席為是下大夫蒲筵加萑席上大夫蒲筵加莞席孤賓莞筵加繅席此

其孫也鄭注聘禮引上節記文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周禮筵國賓莞筵加繅席云則是筵孤也與此注同亏記文實未合

春官司几筵天子朝覲饗射祭先王昵席設莞筵加繅席次席諸侯祭祀蒲筵加莞席昵席莞筵加繅席而記禮器則云天子之席又重諸侯三重鬼神之祭單席皇侃說諸侯三重有四席蒲莞筵三上加繅席一熊安生說席之重數異亏棺三重止三席也天子祫祭又重禮器文是時祭三重受神酟席大朝覲大饗會皆然司几筵文是其平常朝覲及燕亦三重席以諸侯燕禮有加

席故也待諸侯則莞筵加繅席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
食云上下大夫蒲筵加萑席是雖諸侯於天子亦然也
天子亏己臣子孤卿以下亦然祭天則蒲越藁鞂自天
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諸侯則司几
筵云祭祀二重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饗禮器及郊特
牲云三重亏蒉則兩重以介為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
聘卿大夫則蒲筵萑席亏己臣子則蒉禮賓無加席卿
辭重席則司宮徹之大射則賓有加席其祭社稷山川
亦單席大夫士之祭祀止一席故特牲少牢無異席其
卿大夫依於再重席蒉禮賓及卿一席屈也大射賓雖

加席餘卿一席亦屈也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
尊之也鄉今俗卿誤大夫為主人止今俗正誤一重席者以賓鄉
人之賢者故下之也鄭鍔陳祥道說書皆言敷重席是
筵在地不重席則皆重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
筵而又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周官所言與禮
器合以周案周禮所言是明種數之別不言重禮經禮
記所言是明重數之異不言種天子之席又重有莞繅
次三種三種又席其重洽不可尋聞諸侯之席三重席
莞繅二種設莞筵二加繅席一大夫之席再重蒲莞二
種各一兩君相見各三重席其待異國之臣則食禮有

加席而奠禮無加席以會為聘使而奠則以介為賓也
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所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
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若歆己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
重也奠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
臣也　又案周官掌次言罌之張帟曰王三重諸侯再
重孤卿大夫不重亏再重下卽云不重無一重文諸經
言設席曰亖重曰三重曰再重曰單席亏再重下卽云
單席亦無一重文則單席不重也再重兩席也三重三
席也宊以熊說為長熊云席之重數異亏棺者檀弓天
子之棺四重水兜革棺被之柂棺一梓棺二水兜革為

一重柂棺為一重梓棺二為再重是四重亦四棺也鄭
注分水兜革為再棺則四重有五棺矣故熊云爾
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穜席重設之故鄭注云重席重蒲
筵繙布純也加席則亏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
蒲筵常繙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是也吳廷琦云注以
重為重蒲筵非也葢因鄉飲酒有加席而彼經只言蒲
筵故以意言之其實此經重席卽是加席鄉飲酒禮先
曰重後曰加葢重卽加曰以周案吳說未是凡加席尊
亏重席經云獻卿卷重席獻諸公無加席無加席者又
有重席也卷重席者卷其所重之席止一筵矣初布地

者謂之筵重在筵者謂之席

鄭元云藁鞂之設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許慎云稭禾藁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也以周案今禹貢伦秸服釋文云秸本或伦稭說文無鞂秸有稭稭為禾藁之去其皮鄭意藁鞂但去其實不去皮网說不同

鄭元云越席翦蒲也服虔云越席結括草以為席陸德明云越字書伦趍以周案廣韻越或伦趍草也楊雄甘泉賦攒并閭與茇括兮李注茇括草名括音括茇括即趍之合聲說文無括字服注伦括从古也鄭意越席即蒲越蒲之翦者謂之越猶藁之去實謂之鞂也蒲越

藁鞂為二物李次白申服說括草即鞂草誤

禮記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陳祥道說藁鞂本亏天然越席出亏人為人為不若自然之質故不施亏天神以周案記意人之居以下莞上簟為安而祭外神則下藉藁鞂之薦上施蒲越之席而已藁鞂非席也蒲越一席目故曰鬼神之祭單席禮運之越席禮器之藁鞂郊特牲之蒲越藁鞂皆汎言祭祀之禮本不專指郊天而郊天尚質用藁鞂以代席故說文有稭禾藁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之說隋唐因之藁鞂藉天神蒲越藉配天之神鬼

周官司几筵凡裳事設葦席右紛几其柏席用萑黼純
每敦一几鄭眾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
載黍稷之席鄭元云柏椁字磨滅之餘藏中神坐之席
也以周案柏席用萑萑如葦而細又黼純焉必非葦之
下席或說載黍稷之席撰下每敦立義特牲禮盛兩敦
陳亏鹵堂藉用萑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亏階閒藉用葦
席是其義也但士虞特牲敦藉以萑不用几此敦既用
几疋之何復用萑席孔穎軒申其義以為士直撘敦亏
席人君尊故席上有几几上陂敦存參
鄭元云奉席如橋衡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

橋井上樨椁衡上低昂王念孫云樨椁合聲曰橋故莊
周書曰椁劉向說苑曰橋以周案莊周書云鑿木為機
後重垂輕擊水若抽其名為椁然則本名椁以其擊水
故牽連呼之曰擊椁疾讀擊椁則為橋也後重垂輕故
其衡常後低而垂昂奉席如之以明首尾鄭注是也劉
端臨引士昏記笄加亏橋經曰奠亏席以橋為設亏席
上者取警亏近也恐未然

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眾云變
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
飾也書顧命牖閒南向序東序皆仍几鄭元云吉事王祭

宗廟祼亏室饋食亏堂繹亏祊尋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器禮略以周案從後鄭偽孔傳以仍几為因生時之几不改易誤

阮諶云几長丈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賈公彥云几兩端各有兩足聶崇義云司几筵掌丈几左右玉彫彤漆纂是無兩端赤中央黑矣蓋取彤漆類而髹之也以周案古人執几倏縱倏橫必無丈尺之長馬融以為三尺近是據賈疏几四足或說几曲其兩端局足各一劉績以道家半環几三足當之不足信

鄭元云校几足古文校為枝敖繼公說校謂左廉以周案古四肢字亦作枝釋名肢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古文作枝亦訓為足鄭意枝兼手足專言足當以作校為正校與骹通說文骹脛也凡几之執也有人君攝中大夫執兩端士執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賈疏謂公中執几以一手誤公尊尋攝几中大夫倒執兩端有司徹曰尸進二手受亏手闓鄭注云受亏手闓謙也明大夫執兩端擬尸中攝几而尸卽受亏手闓不敢中攝以疑君也俗解以受手闓為中攝誤士昏禮曰主人拂几授

校校几足授以校者執其足也是又不敢執兩端以疑
大夫敖氏以授校為執廉誤張氏以授校為賓主不敵
亦誤
賈公彥說外拂几如有司徹主人鹵面左手執几縮之
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亏尸宰凡敵者拂
几皆若此卑亏尊者則內拂之吳廷琦曰尸尊主卑既
以有司徹為外拂又據聘禮謂卑亏尊者內拂宰後矛
盾以周案有司徹為賓尸禮鄭注云主人鹵尊不舉云
主卑宜從疏凡几有內拂外拂推拂之異內拂几者左
手執外廉右祛內拂外拂几者就宰執而拂其外廉此

惟人君為然大夫以下左手執外廉以右祛推拂其內
外廉而已賈疏以推拂為外拂誤聘禮曰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祛此人君禮
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横執几外主人鹵面
左手執几縮之以右祛推拂几三兩手横執几進授尸
亏筵肯其始以兩手横執而外繼以左手縮執而拂終
以兩手横執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横執者几横也
縮執者几縮也横几以左手執外廉之肯端右手執內
廉之後端此廉之以近身者為內故右祛拂几謂之內
拂縮几以左手執內廉之肯端右手執外廉之後端此

廉之以近右者爲外人几設亏左故以近右爲外故右手所執之廉謂之外廉見有司徹篇其執几皆以左右手夾持故戰國策亦謂之抱几而左手常執挍端右手常遐在後故少儀謂之尚左手

鄭元云枕几顆杖顆警枕也焦循云顆承上枕几而言卧之所憑爲几坐而欹卧者則顆顆倚一聲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卽名倚乃顆之遺制亦顆之遺俤也玩蔡邕警枕銘俤應龍蟠虡蓋擁亏後佗箕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爲應龍可見兩翼張亏左右近世倚背圈

裹而垂正是其象高秊之人久坐則倦須有顆以安之故云安居閒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尋悟名曰警枕此名同亏古而制取亏曹與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以周案蔡邕所銘警枕卽記之顆段氏說此顆與下授顆之顆異字當佗頗頗之言欹欹也詩曰欹欹不寐故謂之警枕焦氏謂後世高背倚其遺制別存一義備攷

鄭元云豚曰膞肥膞肥亦肥也春秋傳佗膞膞充皃也陸德明云膞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佗豚注佗膞徒忽反臧

琳云據釋文經佹豚曰豚肥注佹豚亦肥也王引之云古無讀豚為腯亦無訓豚為肥者經當佹豚曰豚肥注佹豚亦肥也春秋傳佹腯釋文亦當佹豚肥徒忽反注同此釋正文注文之豚字也下文云佹腯徒忽反此釋注文之春秋傳佹腯也集韵腯肥也或佹豚方言腯臧也郭注腯腯肥充也亦佹豚音突此皆腯豚同字之證

以周案王說甚覈

鄭元云翰音翰猶長也焦循云說文翰天雞赤羽也鶾雉肥鶾音者也以其用之亏郊則俑天雞以其色赤則俑丹雞以其鳴聲之高俑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

以周案說文翰天雞本爾雅下又引周書翰若翬雉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樊光注爾雅云天雞亦名山雞此非祝號翰音者也說文鶾雉肥段注謂雉乃雞字之誤下又引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云魯侯之告此乃祝號之翰音焦說未是

鄭元云羹獻食人之餘也陳祥道云犬博則滑膏可以充鉶以為獻項平世云牛豕豚羊雞皆以形聲之美者為號獨犬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旨以周案從項說

鄭其唐石經佹薶鄭其鄭元云鄭其其辭也陸德明云其

字又佖其今謌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時也陳祥道云
粱米香烈至亏其稷亦有芳鄉也以周案黍曰薌合粱
不曷單號薌訓其字為語辭當以王肅注為正王云期
時也見廣雅期亦會也見說文鄉期言鄉氣之會合也
陳氏從唐石經訓為豆其之其亦非也或說薌合之合
以量名薌其之其古文之箕字亦佖匡器名亦未是
俞樾云量幣之量當讀為邑釋名釋言語云邑量也山
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云量一佖邑是
其證邑幣嘉玉文義一律以周案祭祀之幣謂之制幣
與尋常之布幅異周官內宰佐后出其度量渲制故書

渲為皾杜子春讀皾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鄭注
又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丈以證杜義此量
幣之所由名也幣必用量玉必用嘉明其皆有異亏尋
常之物
穐曰明粢古本無此句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辨之以周
案士虞禮明齊酸酒注今文曰明粢粢穐也曲禮此文
蓋洽今文禮者加之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以周案水謂明水沕齊加明水故
水謂之清滌齊謂之明齊清酌者清酒之號事酒昔酒
士虞禮謂之酸酒酸酒白酒也見聘禮注白酒謂事酒

皆酒見內則注三酒聘禮謂之酸清內則謂之清白故
三酒分二號此清酌舉其一耳
鄭[元]云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薦鉶羹以周案普
薦謂大薦牲魚膾為俎實嘉薦薦黍稷為簋實普淖謂
濡濁之羹為鉶實說詳饋食門又
周書言又方之糜曰麥黍稻菽棗管子言又土所宜之
種曰黍秫菽麥稻月令言又時之宜食曰麥菽稷麻黍
史記天官書占又種亦同素問言又行之分屬曰麥黍
稷稻豆以周案管子之又種與周書本合秫即棗故先
鄭注鍾氏丹秫云赤棗說文以秫為稷之黏者與先鄭

異月令之又食以穀之性言糜問又以穀之色分配鄭
注周官疾醫用月令其注職方又種易麻以稻又同糜
問月令出又種注孟子又穀注竝同此說為又穀之正
名
鄭眾云九穀黍稷稬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元]云九穀
無秫大麥而有粱苽以周案鄭注職方及月令以黍稷
菽麥稻為五穀食醫會膳食之宜曰稌黍稷粱麥苽為
六穀稌為稻之不黏者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為七穀
蕡為麻之實秫為稷之黏者九穀似宜兼取諸種近程
氏九穀攷從後鄭注又謂九穀宜有大麥而無苽後鄭

注不能無疑殊不思六穀既有菽九穀何畧菽而不數
欲易兩鄭九穀之名不若存菽并豆而增稻之不黏者
稌先鄭注倉醫云稌稷也稷稻之不黏者稻稌並舉猶
黍粱並舉也黍粱稻稌皆穀之賢者故別其黏不黏各
分兩穀稷為首種秫又其黏者次之麥菽有大小不別
其種又次之
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和故
謂之禾稷嘉穀實也米稷實也粱米名也程瑤田云禾
稷之有稾者也始生曰苗成曰禾禾實曰稷稷實曰米
米名曰粱其大名曰嘉穀以周案禾稷為嘉穀之專名

後亦假為又穀之通偁如周官倉人職掌稷入之藏注
云九穀盡藏焉以稷為主是也粱為稷米之精者後亦
假為五穀精米是也自通偁之名盛行而粱稷之專名反
注云粱精米是也自通偁如左傳云粱則無矣麤則有之
為稷所冒辨已詳程氏九穀攷
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
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程瑤田云說文謂黍為禾屬而
黏者非謂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
而不黏者糜以周案程氏此說殊非許意許云黍禾屬
而黏者正明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說文糜穄也禾部

穄糜也其字剏亏稷秫之後是糜乃稷屬之不黏者也
稷黍同類故今人通謂之稷米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
中種黍菽說文以大暑而種段注謂大衍字是也程氏
以為大暑據極時言未是夏小正二月往耰黍禪管子
輕重丁篇曰至百日黍秫之始此又據早黍而言早黍
亦曰蟬鳴黍二月種五月孰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蔡邕章句謂時黍新孰即今蟬鳴黍是也程氏謂仲春
非種黍時亦一孔之見黍之黃者曰黃黍梁之黃者曰
黃粱黃粱見內則注今之稷皆黃色其黏
者即粱不黏者即黍程氏謂黍無黃者尤謬

爾雅云粢稷眾秫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或
从次佗粢秫稷之黏者或省禾佗朮穄糜也糜穄也程
瑤田云稷齋大名也黏者為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
紅粱通謂之秫秫蓋穄之類而高大如蘆南人呼為蘆
穄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
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稷次之則首種
者高粱也以周案說文秫為稷之黏者明稷即秫之不
黏也穄字次亏稷秫之後明穄即稷之別名也稷長言
之即為穄程氏以穄為禾屬之不黏者此大謬也今人
不論黏不黏概呼為蘆穄管子臣乘馬篇曰至七十日

陰東釋而蓺稷百日不蓺稷此稷為首種之證也稷秫
為穄之專名後又假為禾穀之通稱如后稷社稷之稱
稷黏稻黏粟之稱秫是也自通稱之名盛行而稷之名
遂假亏粟秫之名遂沿亏稻程氏辨黍粱稷三種名歸
本名亏經典不為無功必謂秦漢諸書舉粱者輒逸稷
舉稷者又逸粱已不知粱稷之分如其言周書言麥菽
稻菽粟不及稷月令言麥菽麻黍不及粱皆為不辨
稷粱之人矣程氏所論古書之失語多文致所據方俗
之言亦多附會劉楚楨釋穀大判依程闕有補正皆細
末事亦未盡善　又案古禮簋實黍稷簋實稻粱皆以

一黏一不黏相配黍為禾之黏者稷為秫之不黏者稻
為稌之黏者粱為黍之不黏者程氏謂飯用米之不黏
者黏者釀酒及為餌餈酏粥之屬故簋簋實糜為之如
以釀酒之黏黍充黍之簋簋實其性黏著幾與邊實之
餌餈無以異此說也非特亏糜之異黍餌餈之異飯未
甚明白且何以解飯稻之用黏卵又謂糜以供祭故又
異其名曰穄然則稻粱稷獨非祭物卵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宧稌沛國謂稻曰稌糠
稻不黏者杭稻屬俗作稬以周案說文稻稌互訓據周
宧牛宧稌先鄭注稌稬也為稻之不黏者禮有稻醴則

其黏者也說文穅稻不黏者亦明稻爲穅之黏者也今
人呼其不黏者曰稬米其黏者曰稬米
周官邍人邍實有白黑鄭衆云稻曰白黍曰黑程瑤田
云黑黑黍白白稬皆主穀色言以周案白謂稻黑謂黍
鄭注有司徹杜注左傳竝同程意邍實用黍米色已變
故以穀色爲言而稻又苦其少有言白者故易以稬劉
楚楨引管子其種白稻爲證尋之白稻今人謂之白糉
稃與米皆白其性較稬米爲稷與稷穀又有別
說文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麰麰來麰麥也來周
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

詁

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麰程瑤田云來小麥麰大麥廣
雅大麥麰小麥麵以周案來麰者瑞麥之名廣雅以爲
大小之別蓋三家詩之別說非許意至穬麥之非麰麥
種麥之非種穜穋豆之非蔓豆茎稷當仍毛許邍實白
黑當依先鄭劉楚楨已辨之
說文云朮豆也象朮豆生之形荅小豆也藿朮之少也
程瑤田云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以周
案菽乃豆之通偁其小曰荅其大曰戠菽曰荏菽劉楚
楨以菽爲大豆則戠菽荏菽曰菽可矣不若從程
說文云麻與枲同从林从广人所治在屋下枲苴之總

名也枲麻也芧麻母也苴枲實也纑枲屬詩曰衣錦纑衣繡裳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紵纑屬細者爲紵麤麤者爲紵絟細布也程瑤田云罽服傳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然則麻大名也枲實者枲有實則有賁矣麻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不實花落後卽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謂夏麻苴麻不佌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賁卽麻實之稚者八九月閒子熟則落一莖中顆有先後農人數次搖其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謂秋麻纑麻今俗爲麤繩縗用之紵亦麻類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南越紵布用此以周案苴本麻名故詩曰九月叔苴禮經謂之賁注云枲實爾雅云麡枲實卽剝子楊朱篇所謂笞人有美戎菽甘枲者是也則枲非無實麻矣今謂之火麻仁劉楚楨謂今火麻仁止以入藥未以充食鄭注閒傳斬衰貌若苴謂其色淡黑則今之黑脂麻是也殊不知黑脂麻本草經謂之巨勝別錄名胡麻未有單俗麻者麻子出北地者大如豆可以拾故詩曰叔苴脂麻細不可拾與詩言違戾矣程氏以穅爲黍屬劉氏以麻爲脂麻皆大惑也

鄭元云書納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也遠彌輕許愼云穎禾末也稾禾稈也稈禾莖也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也以周案鄭意禾莖下節之苞為稾中節之莖為穎先君子曰下節之苞禾斷而乾槁故鄭以乾槁為稾禮少儀刀卻刃授穎刃謂刀鋒穎謂刀柄史記錐處囊中脫穎而出非特末見末謂刀鋒穎謂刀柄故鄭以中莖為穎凡禾之莖近土者節促農人所不刈也所刈者凡三節納總者總三節刈之連下節之乾苞也納銍者斷去下節之乾苞不納而納其上中節也納秸者又去穎是斷去中節之莖不納而

納其上節也納總納銍納秸皆兼納槀者也納槀者穀未去穅也納米者穀已去穅也鄭君所謂遠彌輕者如此禮器曰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鄭君解之曰穗去實曰鞂引禹貢三百里納鞂服以證之鞂即秸也棄去中節之莖則上節生穗之莖曰秸其為席也必用去實之莖禮注與書注義相足成也說文穎訓禾末與鄭義同穎之言挺見詩疏云禾末者凡禾自中節以上統謂之末不指其實采者故說文穎字剡亏采杓稊諸字之垂稊訓禾邪皃杓為禾之危采尚無邪義程易疇乃以邪采當穎失許意矣鞂秸為稭之異文書釋文云秸本或

佗稽說文稽為禾稟之去皮者與鄭釋鞣秸之義自異
不可強通劉楚楨釋穀甲許闕鄭無一當處
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鄭元云秬如黑黍一秠二
米以周案凡祭祀之鬱秬齊酒牲體又以及籩豆所實
諸物六俱詳饋食禮門

受業無錫范鱟
子鷟家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雞鬠身鬠刻而畫之為雞鳳皇形孔穎達云刻
木為雞形而畫雞亏鬠賈公彥說畫其形也以周案此
為刻畫之文非鬠形肖雞鳳皇也從賈疏舊圖之謬最
氏已闢之

鄭眾云羿鬠羿讀為稼畫禾稼也方慤說明堂位鬠殷
以羿灌尊殷以羿是有二羿司尊鬠祼用羿鬠為灌尊
之羿詩行葦洗鬠奠斝羿乃是羿鬠

陸佃云黃鬠舊圖畫人目而黃之人目不黃無理許愼

云龜目黃亦以其氣之清明然則黃目空畫龜目如愼
說以周案鄭注司尊彝云黃金為目孔疏郊特牲云以
黃金纏其外以為目未嘗指言人目詩疏引異義毛詩
金鬱說云金飾龜目
鄭元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亏諸
侯為上孔穎達云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偏舟代之器
諸侯但有黃彝故云亏諸侯為上一說黃目周制為時
王之所上也故曰上尊非在諸侯為上也注義非諸侯
尚有三彝而虎雌二彝周禮司尊彝疏又以為有虞氏
之制是亦舟代之器也如孔疏則諸侯惟有一黃彝而

已尤屬肛說不可從以周案尊謂犧象之屬凡祼彝剡
六尊之上故黃目亦俾上尊注說固非或以為時王所
上則黃目宜居六彝之首何剡亏雞鳥彝之後鄒胥失
之矣　又案據孔疏所云蓋不以虎雌為舟代器與賈
疏異然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是
鄭固以虎雌為舟代之器也注意諸侯亦兼用舟代器
而以時王所制黃彝為上故云亏諸侯為上孔疏所申
非鄭意
鄭眾云雌彝蟬讀為虺蛇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
鄭元云雌禺屬卬鼻而長尾以周案後鄭俾爾雅以糪

雌不改字是

鄭眾云舟尊下臺若今承盤陳祥道云舟以履彝而罍非履尊言彝皆有舟見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以下為貴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禁謂舟若承盤不然也一說舟若後世酒缸所以盛罍猶六尊有罍以盛酒也以周案盛罍以卣不以舟聶氏有舟圖如先鄭說可從

莊周云百牢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劉安云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剞劂襍之以青黃琱藻鐫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以周案犧象字俗作犧賈逵說犧

非古字見說文張揩字詁義古犧字見書序釋文今從古無取牛義也義尊用木衹有青黃之飾其形娑然本非琱藻之器故祭天貴素用之莊子周人說周制不誤自淮南子增諡莊文斯失其製王石癵信劉語其何以解貴粲之義詩曰義尊將將詠其器之大非言其飾之盛

毛詩傳云義尊有沙羽飾鄭眾云獻尊獻讀如義義尊飾以翡翠以周案義一作犧犧沙音近故毛訓以沙羽飾謂飾以翡翠之色其形娑然毛先鄭同義賈疏先鄭云翡赤翠青為飾則飾以翡翠羽色即莊子以青黃之

說合莊子毛傳先鄭注讀之義尊之制已明陳用之讀
獻如字非
鄭元說義尊以沙為畫飾義讀如沙沙鳳皇也刻畫鳳
皇之象亏尊其形娑娑然以周案注云畫飾志云刻畫
據鳥彝是畫飾則此尊其刻而畫之與先鄭注云象尊
以象鳳皇而鄭志誤以象尊當義尊而云沙鳳皇也以
合毛傳沙羽飾之訓義象之制由是混
孔穎達云祭天用陶匏益以瓦為尊畫義羽亏其上或
謂用義為尊是夏殷禮皇氏以為即周禮義象非也以
周案皇說是也明堂位云義象周尊也則夏殷無義尊

矣瓦尊畫義孔疏肛說益疑義尊為琴芙之物與賢棗
之義不合故云爾不知義尊以木不以瓦其形娑然為
八尊六彝之敢樸者八尊較六彝為質故冪人以疏布
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義尊亏八尊中為尤質故祭
天貴質用義尊禮器云有以棗為賢者義尊疏布鼏櫛
枸
阮諶說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亏尊腹之上畫為牛
象之形王肅說太和中魯郡亏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
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聶崇
義云王肅以犧象兩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今

祭器內有作牛象之形背上各刻蓮蓼座又與尊不相
連比與王義大同而小異阮氏圖其犧尊飾以牛又云
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其圖中形制亦亏尊上
畫持為飾與與王肅所說全殊以周案二說皆以義象
為物而一為象形一為畫文則不同也放古犧本作義
說文犧訓宗廟之牲亦為牲之總名不必定為牛古人
禽亦俑犧不特牛羊豕昭廿二季雄雞自憚其犧服注
昭廿又季傳三犧雁鶩雉也阮謎見義字有从牛遂謂
飾以牛王肅褻以為象形亏是偽器日出而齊之子尾
送女有牛形之器亦未必定為義尊且義尊以木為之

不以金莊子淮南子之文可據至太和時舁亏地中已
七百餘季尚不朽壞可辨識乎此王石癯所以力駁也
後人作博古圖者毎沿阮王兩說見有牛形牛文即題
為義象尊是未知周璞之為鼠矣

鄭眾說象尊以象鳳皇鄭元說以象骨飾尊王肅說尊
為象形阮謎梁正說畫象以為飾以周案後鄭誤以象
尊當義尊因謂象尊飾以象骨孔巽軒乃又以象骴徵
成其義究不如從先鄭為安象讀如象服之象象服刻
繒為揄翟而畫之象象尊刻木為鳳皇而畫之義尊飾
以青黃象尊施又采雘

鄭元云著骰尊也著地無足聶崇義云著尊受又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

莊周說又石之瓠以為尊許慎說壺昆吾圜尊象形何休說腹方口圜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盦飾鄭元云壺尊以壺為尊春秋傳尊以魯壺以周案爵大射禮皆云方壺自以瓦為之容又斗見聶圖門內之壺大亏瓦甒容一碩見鄭注莊子瓠尊又石汎言爾非禮器也許云昆吾尊鄭云魯尊各有所授凡壺形圜當從許說其方者謂之方壺別其方亦謂之圜壺如何注腹方曰圜壺腹圜曰方壺陳用之嘗駁其名實之不稱

聶崇義云壺尊受又斗脰足高二寸陳祥道云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也

鄭元云鄫人社壜用大罍大罍瓦罍也以周案大讀如泰爵禮君尊瓦大鄭注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此注釋大罍為瓦罍即本爵禮文禮器注云瓦甒容又斗正義云漢禮器制度文又引禮舊圖瓦大容又斗或據爾雅小罍謂之坎以此為罍之大者容一碩誤

鄭元云山尊山罍也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以周案山罍即山尊亦謂之罍尊是六尊之一也大容又斗或說

諸臣所酹亦用山罍誤酹臣之罍容一石毛詩說可證
阮諶云罍以瓦爲之受亖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
平底有蓋聶崇義云張鎰引阮圖指此瓦罍爲諸臣所
酹之罍誤周禮六尊之下唯言皆有罍竝無山罍瓦罍
之名不知張鎰等各何依據況此六罍厠在六尊之閒
以盛三酒不易容亖斗六斞爲下受一斛詩金罍爲諸臣所酹之罍用木
亖斗六罍爲下受一斛詩金罍爲諸臣所酹之罍用木
不用瓦受一石非亖斗以周案社壇所用之大罍卽六
尊之大尊君夫人所獻之山罍卽六尊之山尊皆中尊
也與下尊之六罍自別六罍皆刻畫雲雷之形鄭注罍

人大罍蒯禮瓦大皆著其爲瓦不言畫注司尊彝以山
罍釋山尊則曰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云亦刻畫亦
其犧象也明其以木爲之與大罍瓦大異云山雲之形
明其不祇有雲雷與下尊之六罍又異也阮氏以山罍
夏后氏之尊與有虞氏之泰同用瓦皆有畫說與鄭違
張氏幷以此爲諸臣所酹之罍合諸罍爲一物尤謬聶
氏斥張鎰誠當但其圖分大罍大尊爲二物大尊無畫
大罍有畫亦未是陳氏禮書沿聶圖而大尊有足大罍
無足又與聶圖相反其實山罍大罍不可合大尊大罍
不必分阮張誤枉合聶陳又誤亏分胥失之矣

異義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
以梓毛詩說金罍案金字似衍酒器也諸臣之所酌人君以
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許愼謹
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
施如人君下及諸臣以周案罍有木瓦金三制無用玉
者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
飾正義亦引韓詩云士以梓梓無飾據此韓詩說罍亦
以木為之而飾有金玉之異天子以玉非直以玉為之
也金罍惟洗用之瓦罍社壝用之君尊瓦大斝亦此物
祭祀酌臣獻響飲臣之罍皆用木說文佗欋字正从木

云欋龜目酒尊刻木佗雲雷象施不窮此正義也或从
缶佗罍籀文从缶同佗欋以欋有用瓦者故其字又从
飾以金者許云如人君下及諸臣明大夫以上尋用金
罍與韓詩說自異凡木罍瓦罍皆有大小二制木罍之
大者曰金罍容一石其小者謂之山罍容五斗瓦罍之
大者曰瓦大容五斗其小者謂之坎容數未聞
郭璞云釋器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罍形如壺大者
受一斛以周案小罍謂之坎當以瓦為之其大者曰瓦
大容五斗小罍斝小亏瓦大其數未聞然猶大亏瓶詩

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或申郭注大者受一斛卽指瓦
大小罍尙受五斗蓋誤
陳祥道云罍之別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以
周案罍之別有木瓦金三制山罍爲獻尊金罍爲酌尊
皆木爲之大罍卽有虞氏之泰尊非對小罍而名大罍
以瓦爲之盛水之罍又別用金若以形制之大小言又
不止有五小罍謂之坎謂瓦器之小者木器之山罍亦
小亏金罍盛水之罍各有銎等其大小尤不一
沈括云嘗尋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皆一ㄆ一ㄖ相閒
ㄆㄋ古雲字ㄖ古雷字以周案夢溪筆談所言乃古人盛

水之器少牢禮曰設罍亏洗東或者據此以爲酒器未
是
周官鬯人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瘞凡祼事用概凡釁
事用瓶故書瘞或爲瘗杜子春云瘗當爲瘞瘞埋水中瘞
也鄭眾云脩謨概瓶皆器名鄭元云祼當爲埋字之誤
也脩瘞概瓶皆漆尊脩讀曰卣謂獻象之屬瘞畫爲瘞
形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瓶賈公彥云祼則用鬱當用
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概尊朱帶元纁相
對黃度等說祼如字云凡祼事不獨祭也賓客亖適子
冠凡用祼者皆以概盛鬯以周案先鄭從故書佹用謨

脩謨概橾皆器之以義名者其說本通杜子春破謨爲
罋用水中罋以飾尊也掌罋職祭祀共罋器是其義後
鄭以脩罋概橾皆漆尊罋又畫以罋形說又不同鄭讀
脩爲卣者卣或作脩脩見集韵橾爲尊名見特牲禮及禮
器凡祼事用彝尊見司尊彝職又鬱人云凡祭祀賓客
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賓客之祼亦不用概
尊也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祼事用概與疈事用
橾對文則爲埋字之譌無疑右尊罍

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觳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又升曰橾總名曰禽其實曰觴觚亦又升古周禮

說禽一升觚三升三今誤二賈疏約其文云古周禮說
鄭所言當作觶三升獻以禽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
詩說觚大七升許愼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
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今本
作觥訛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有誤不衍一脫盡茲依聶氏禮圖校正鄭元駁之云觶字角
角著氏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
角氏角角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
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大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
則一豆豆當作斗與一禽三觶相應以周案韓詩說禽
觚觶角橾之次本禮特牲記二升觚三升觶本叔孫通

禮器制度鄭注特牲禮亦引用之許意古周禮說觚三
升與韓詩異其云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斥韓詩說如鄭
此駁是周禮與韓詩同孔氏詩禮兩疏所言是也許氏
不從韓詩故佗說文依周禮本文觚受三升觶受四升
不如從鄭周禮一獻三酬則一豆獻以一升酬以三升
合之則為一豆豆四升無須改字鄭破為斗者明古人
酒以斗計不以豆計也

陳祥道云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
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竦
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竦蓋其制若雀
然也琖象棧竦象雀而舉有耳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
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竦春秋傳言瓚舉則三者之
飾可知矣以周案鍾之名棧本段俗字琖之義取乎爵
以其器飾玉故字佗琖詩行葦傳說文舉下注並引夏
曰琖徐鍇繫傳亏舉字下引佗夏曰醆蓋因禮運醆舉
及尸君之文直書从西其實醆舉自以琖舉為正也陳
說未當

鄭元云舉畫禾稼也陳祥道云舉有耳以周案舉稼音
近左傳謂之舉百孔疏云此舉有耳其意謂他舉無耳

也但舉字从鬥說文以為象形與彝同意是舉有兩耳
其形如斗陳圖舉祇一耳亦未盡是
聶崇義云梁正阮氏圖彝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
漆赤中畫赤雲氣此非宗廟獻尸之彝也今見祭器內
有刻木為雀形腹下別以鐵佗腳距立柱方板一同雞
彝鳥彝之狀亦失之矣案漢書律歷志說斛之制口足
皆圓有兩耳而云其狀如彝士虞禮注云繶彝口足之
閒有篆飾今取此圖彝形近尋其實以周案聶氏據漢
志彝狀如斛而圖仍舊譌是何也明堂位云彝夏后氏
以璉殷以舉周以彝說文舉从鬥象形與彝同意舉有

兩耳則彝亦有兩耳矣廢彝無足與著尊同有足之彝
其足亦與彝尊同凡酒器之足無用三足如鼎者彝有
兩耳下又圓足據阮方足故漢志云斛狀如彝斛之足深如
斗斗攷工記謂之臀祭統云尸酳夫人執柄夫人受尸
執足柄即耳足即其臀此彝之形製也其飾則畫以雀
說文鬳禮器也象彝段改雀非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古
文佗鬳象形案古文象雀形上从𠂤象翼下从冂象身
篆文下以鬯又會意上以宀象形彝身飾雀故佗卝象
雀之飛形𠂤為首尾𠂇為兩翼之舒上从𠂤以象口之
有兩耳中丨以見黃流之在中也篆文冂與古文冂兩

旁所邪略分短長而所象之意不同者此猶古文㠯為目之明篆文改作囧為囪牖之明其形近其象自有別孔疏惑亏阮圖以觭柄為觭尾徐氏繫傳謂亦象雀頭毋象盛酒處其說皆非近之治說文者專說其字象雀不以為象器則舉之从口豈亦象稼違許實甚

程瑤田云觶之形如雀脊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脊二柱脅翅舒翼將飛皃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然鼎立者其足也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先鄭注云衡謂麋衡也麋卽眉王莽傳昕衡厲色蔡邕傳揆衡

含笑路史舜龍顏日衡皆指眉言經立之容固頤正視不能昂其首今試舉是觶飲之觶之兩柱適至亏眉首不昂而實自盡兩柱鄉眉謂之鄉衡後鄭則曰平也平觶鄉口酒不盡則罪是衡而鄉之非鄉衡矣以周案程氏所說形制本博古圖但博古圖多贋器兩柱經傳無見文可疑一凡酒器無用三足者可疑二觶尋其制其口鄉衡而實自盡亦何待兩柱以為準可疑三觶制亏梓人以木為之後人所傳銅器本不署其名目攷古者題曰商觶曰周觶任肊定之可疑四

鄭元云奠禮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為觚敖繼公云

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以周案禮器言宗廟之器以
小為貴貴者獻以巵賤者獻以觶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凡飲酒之器巵為貴觚次之觶又次之角觶為下故禮
經獻公用巵其他用觶燕禮輕故獻大夫以上用觚獻
士用觶敖說非觚觶二字經多互誤胡墨莊云古文多
佗觶故雖觚字亦為觶今文多佗觚故雖觶字亦佗觚
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上文獻酢正主不用巵而用
觚古文佗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
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今文佗觚此今文之誤也如
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亏公注云當言媵觶大射禮賓降

洗象觚注云此當為觶此則古今文皆誤鄭亏注一
是正可謂精審之至矣
聶崇義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底今
圖足舊圖云巵觚觶角形同升數則異陳祥
道云巵如雀觚不圜諸觴皆形制安舋同以周案巵形如
觚而外畫以雀舊圖云諸觴形同足正聶圖巵佗雀形
之謬陳氏反據誤圖以為難太失察矣觚佗八角形可
備一說
毛詩傳云兕觥角巵也鄭箋云觥罰巵也孔穎達云用
兕角為之故曰角巵言其體鄭言罰巵解其

用言兕表用其角言觥以顯其罰以周案觥字本俗觶
說文云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觺觺然傳云角巵據
兕言之非謂角柶之角巵也孔疏云用兕角為之是已
聶氏禮圖以為形似兕角失之
聶崇義云舊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以
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疏云觥亦五升許
愼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也則觥是巵
觚觶角柶之外別有一器以周案舊圖兕言其質先師
說兕言其形二說各異不能强合云無兕用木非
陳祥道云明堂位加以璧柶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
玉可知也獻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巵用
象可知也獻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器禮奠亦角觶蓋大
夫以角士木而已器奠用角觶攝盛也以周案據鄭內
宰獻禮諸注瑤巵以玉飾象觚象觶以象骨飾角觶以
角飾而其質皆用木右巵
舊禮圖云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圓壺受一斛腹
方足口皆圓陳祥道云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
稱矣以周案何休注公羊傳國子執壺漿云腹方口圓
曰壺反之曰方壺是方壺圓腹圓壺方腹其說舊矣且
方壺以足口皆方尋名圜壺以足口皆圓尋名有何名

實之不稱聶圖方壺腹足皆圓圜壺腹足皆方傳寫者失之也陳氏欲翻舊說并玄其足尤謬

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盞飾禮舊圖云方壺圜壺皆畫雲氣以周案二說不同聶氏禮圖以何注所言為反盞著壺之壺舊禮圖有酒壺云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盞著壺漆赤中有畫飾存參右壺

鄭元云少牢禮尊兩瓶皆有冪古文瓶皆作庶今文冪作鼏皆作密後人妄為分別而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此

注當有誤字張氏據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據經以改注亦未為舜葢以冪為古鼏為今儀禮中無此例胡承琪云案此說非是鼎鼏尊冪自是兩字今文固無作密者然未嘗不作鼏十七篇中所云古文作密者在今文則多作鼏者也至古文雖少作冪之字然如既夕記之罍古文即作冪為之則此古文或本作冪今文則又作鼏注當云今文冪作鼏鄭因下文啟二尊之葢冪作冪不作鼏故亏此從古文經字作鼏疊今文不用巳李黃所改者未必非也以周案尊冪用布鼎鼏用茅今文尊冪字或作鼏鄭注疊今文不用正明二字之有別也校

勘記泥亏今文遂謂冪冕無別胡氏又謂今文冕冪錯出胥失之今文亏此侟冕下文啟二尊之葢冪亦必侟冕可知也

鄭元云奠禮公尊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賈公彥云夏宊用綌冬宊用錫陳祥道云君尊故奠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臣卑故鄉飲昏器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少牢尊冪葢用綌以鄉飲酒知之以周案凡尊冪錫為上絺次之綌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絺葛之細者也大射冪用錫若絺奠禮冪用綌若錫惟君尊用錫也或絺或綌亦惟其所用上舉棄下鄭注以為夏冬之

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昏特牲皆用綌是士以綌為正也以君用錫士用綌推之則少牢之冪宊用絺陳氏以為用綌非其塾也周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畫布為布之細者卽錫也尊彝用布其餘四飲三酒葢亦用絺若綌

鄭元云士虞冪用絺布絺布葛屬賈公彥云絺綌以葛為之布以麻為之絺布麻葛襍故有兩號吳廷華云絺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為說王引之云奠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云冬夏異也以此例之冪用絺布猶言冪用絺若布巳絺用亏夏布用亏冬不同物也以周案士虞冪

用絺布對士喪冪用功布為文功布者布之麤似大功
縷絺布者布之細近絺葛此惟施之亏凶事者

陳祥道云冪人以疏布巾冪六彝言疏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以周案冪人下文云凡王巾皆黼黼亦畫也凡者統上事言之非別上之詞則疏不言畫畫可知也畫不言精精可知也義枉互見不枉別異如謂八尊之疏巾不畫何又云凡王巾皆黼鄭注分八尊之疏布為祭天六彝之畫布為祭宗廟凡巾為四斂三酒本屬未當又謂畫雲氣與本文又違或云諸侯以下畫雲氣右冪

舊禮圖云龍勺柄長二尺四寸受又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蒲勺頭如鳧頭聶崇義云龍勺飾儒相傳皆以刻勺頭為龍頭狀疏勺亦宜如疏匕通疏刻畫雲氣飾其柄陳祥道云龍勺刻之以龍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疏勺蓋與疏匕疏屏疏渠眉之象同蒲勺蓋與蒲璧之象同龍水畜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斗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以周案灌尊之勺皆有飾鄭注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此舊圖所本俗儒謂三勺皆刻亏其柄未是鄭注玉

人黃金勺鼻寸云鼻勺流凡流皆為龍口則龍勺之龍
柱口不柱柄明矣鄭注此三勺竝言頭明其疏刻皆柱
口也勺篆文作勹象勺之形中●象有實也橫視之
絕似鳥頭而蒲勺畫蒲交錯如羽形與鳥頭耍肖故鄭
注云合蒲如鳧頭而蒲勺畫蒲交錯如羽形與鳥頭耍肖故鄭
口以篆蒲之本合非也陳用之說別存一通云疏水道
無據矗說疏刻雲氣較近雲水氣右勺

鄭元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从豆
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賈公彥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
季和穀豆多有故从豆為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

是以豐季之字幽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之曲不用
本字而用豐季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段玉裁云注
曲聲是衍字胡承珙云儀禮古文當本作瓦六書故引
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并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古文瓦
不從山汗簡亦只作瓦蓋并即半字說文半訓艸盛韵
會云說文本作瓦據此知古文瓦本从瓦亦兼取盛意
許鄭義同但鄭以古文瓦不从山故但云并聲傳寫者
誤作曲胡肇昕云鄭注當作形近似豆大而卑即鄉射
注所云豐形蓋似豆而卑也注云若井鹿盧正謂曲之
形也惟其若井鹿盧故其字从豆曲而其形則近似豆

大而卑矣以周案曲不成字賈疏非也胡氏謂禮古文本作𣐈鄭注曲聲爲拜聲之誤尋之而云拜取盛義亦非鄭意古文𣐈以拜尋聲拜以丰尋聲篆文作豐說文云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許意豆之豐滿爲本義而承尊之豐爲叚借字也鄭注則以承尊之豐爲本字其字从豆象其形也故注大射云其字从豆近似豆大注鄉射云豐形葢似豆而上从丰諧其聲也非象豐滿之形亦非取豐滿爲義故注鄉射云似豆而卑注大射云拜聲近似豆而卑此許鄭說字之異也六書故引唐本蜀本說文是據鄭義以改許書者段氏刪注聲字胡氏又

欲改爲形字是又據許書以改鄭注胥失之阮雲臺既據鄭義以改說文豐字注又推鄭說以改說文豐字注說愈膠葛矣鄭注引說者以爲若井鹿盧本不足信云其爲字从豆破井之說也又云拜聲破象鹿盧之說也胡氏謂鄭注宜作曲形卽申其義更謬

禮器制度說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巵國戴杇以爲戒張鎰說豐象豆而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以明其不異也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以周案禮豐有二一以承尊一以承爵賈疏謂承尊之豐稍大是也而其制初無異制度豐侯之說說文亦坿亏本義之後

張鎧據鄭注駁之亦是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謬醉亂迷迭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右豐

鄭元說實獸之樽者無足有似亏樽或因名云注禮器熊安生斯禁謂之樽者無足有似亏樽或因名云注禮器熊安生云後世人因名云亘謂後世伦記之人始名為樽孔穎逢云定本無世人二字少牢有樽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樽以周案禮有實獸之樽有陳饌之樽有承尊之樽鄭意實獸陳饌之樽是本名承尊之樽為後起而後起之名亦非始亏伦記者　又案鄭注既夕云樽今之罍亏特牲注云如今大木罍則實獸之樽必大亏陳饌承

尊者矣晶氏引舊圖以實獸之樽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又寸陳饌之樽長七尺廣二尺四寸深尺又寸未知所據陳饌之樽非一未必凡饌悉承亏一樽中

鄭元云樽斯禁也無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賈疏所見本伦士用樽禁非禁如今方桉今注疏本脫禁字茲依疏出注文補隋長局足高三寸皇侃云樽一頭有足一頭無足孔穎逢云樽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又寸無足漆赤中青雲氣漆字據晶圖補菱苕蘺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蘺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賈公彥云大夫用斯禁士用樽禁禁是定名樽者是其義俛樽禁斯禁

名異形同以周案孔疏本漢禮器制度文賈疏用誤本
鄭注義當從孔禁承兩無可以少牢同棜推之其形局
足刻如褰帷酒輕則安酒重則覆故謂之禁皇說一頭
有足雖不足信而禁足之弱難以承重可知也舊圖未
是

孔穎達云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鄉射是
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賓從大夫也大夫承尊用棜
士承尊用禁賈公彥云禁以禁戒為名棜取不為酒戒
特牲壺禁記云壺棜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名雖異
其形同故禮器大夫士總名棜禁以周案士亦有用棜

者但特牲有棜以實獸既夕有棜以承饌並不用以承
尊用棜承尊惟大夫士用禁禁為酒戒見士冠禮注棜
不為戒見特牲記注士卑為酒戒而名禁故士冠士昏
飲酒存其本名而亏特牲祭祀不為神戒雖有足亦變
名為棜曰棜禁所以別大夫之單名棜也大夫尊優之
不為戒而名棜故少牢祭祀存其本名而亏鄉飲鄉射
空為酒戒雖無足猶存禁名曰斯禁亦以別士之單名
禁也玉藻大夫用棜士用禁自是定名斯禁棜禁以明
其義禮器大夫士棜禁亦區別辭非通言
鄭元云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猶云也大夫斯禁禁切

地無足者陳祥道云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大夫之
椒士之禁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斁
廢斁也椒禁同制特其足之高下又異耳廢禁之制不
見亏經特薛禮尊有豐鄭謂似豆而卑其他不可知也
以周案豐為上下通制故鄉射亦有設豐之文而禁則
有上下之別陳氏欲以豐當廢禁則鄉射之士上僭乎
天子矣禁有足其無足者別謂之斯禁斯之言澌故注
云斯禁禁切地陳氏欲以無足當廢禁則天子諸侯又
下替亏大夫矣經之立文各有所當廢斁廢斁斁之
別名也禁之別名曰椒曰斯禁而廢禁非天子諸侯之

別名故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椒士側尊用禁不及天子
諸侯禮器欲明以下為貴不尋不及天子諸侯故以義
足之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如廢禁亦其別名也禮器
可如下句大夫士椒禁之例曰天子諸侯廢禁可矣玉
藻亦不應不及右椒禁

受業無錫范鱟子家驥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舊禮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鐙以白銀諸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鬲崇義云羊鼎受五斗大夫以銅為之無飾豕鼎受三斗士以鐵為之無飾或說三牲之鼎俱受一斛案下有牛羊豕鼎扃長短不同鼎宜各異或說非也以周案鬲氏以羊豕鼎為無飾非苟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鼎又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

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也攷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鄭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臑鼎之扃長二尺臑鼎者牛鼎之陪也而不以為羊豕鼎聶氏乃依匠人注墨之以為牛鼎之扃長三尺羊鼎之扃長二尺又寸豕鼎之扃長二尺似未足據

聶崇義云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陳祥道云若然魚鼎膳鼎豈皆狀以魚膳乎以周案荀九家易說牛鼎三足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鼎豕鼎形同豈牛鼎飾牛首羊豕鼎飾以羊豕首乎聶說不足據

經言鼎之數不同記云鼎數奇而經有十鼎十二鼎以周案士用特豚或一鼎或三鼎一鼎者特豚無配士冠醮子士昏婦饋舅姑及小斂之奠朝禰之奠是也三鼎者特豚而以魚與膳配之特牲禮有上中下三鼎牲上鼎魚中鼎膳下鼎是也又有士禮三鼎以盛薦奠加一等用奠皆用三鼎是也又有士禮三鼎以盛薦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遷奠陳鼎又亏門外是也其用太牢者或七鼎或九鼎或十鼎或十二鼎七鼎者牛羊豕魚膳腸胃膚公食禮所言下大夫之禮是也九鼎者又加之

以鮮魚鮮腊公食禮所言上大夫九俎卽九鼎也少牢
公食皆有腸胃而少牢又鼎腸胃不與牲異鼎公食七
鼎腸胃不與牲同鼎皆取鼎數奇也十鼎者正鼎七陪
鼎三聘禮設飧上介鼎七羞鼎三是也十二鼎者正鼎
九陪鼎亦三聘禮宰夫設飧飪一牢鼎九羞鼎三周禮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鼎數奇而有十鼎十二鼎者
分正鼎陪鼎言之皆奇數也其又有十四鼎者卽七鼎
之數而陪之聘禮歸饔餼腥二牢鼎二七亦奇數也參
攷孔賈義疏如此陳用之云聘禮之鼎過亏王數聘禮
陳鼎出王之日舉會鼎也士之旣夕過亏特牲特牲庸

禮也旣夕斯須禮也至舊說又以鉶為羞鼎辨詳後
公食禮鼎設扃鼏若束若編鄭元云凡鼎鼏蓋以茅
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
作密以周案尊冪鼎鼏二字不同今文尊冪字亦作鼏
古文鼎鼏字又作密皆叚借字也扛鼎之鉉古文作扃
亦叚借字說文作鼏鼏曰聲與鼏異此乃扃之正字也
今多不分
段玉裁云扃篆作鼏以曰野之曰為聲音古熒切鼏以
一下巫之口為聲音莫狄切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
耳舉之从鼎曰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也

金部鉉字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則許氏所據古文禮佚鼏甚明十七篇內本皆鼏冪連文後人因兩字易混遂易鼏為扃王念孫云此臆說不可從說文鉉字注禮謂之鼏當佚周禮謂之鼏與鼏字注引周禮正合鄭注明言今文扃為鉉則古文乃是扃字非鼏字許不引者扃乃鼏之俗字例不尋引也以周案古文佚扃密隸古定鼏密今文佚鉉冪說詳六書門鼏冪字別冪為覆鼎之物編茅為之鼏為扛鼎之物以木為之以木橫貫鼎耳謂之鼏以金飾其扛鼎之木謂之鉉鼏其質鉉其飾二字亦別士冠禮設扃冪鄭注不讀扃

為鼏者嫌破字也不從今文佚鉉者鉉非扃之質且非士飾也公食禮仍從古文佚扃不從今文者明一律也

右鼎

舊禮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以周案俎有上下端少牢禮云肩臂臑上謂上端也凡牲體肩臂臑脅之在肩者載上端髀髀之在後者載下端脊脅胃肺則在俎之中央舊圖中央黑所以別其兩端也俗人誤以中黑為格木分為二區謬矣兩端赤中央黑文見聶圖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文見明堂位孔疏詩箋云大房玉

飾俎也是天子房俎又有玉飾

鄭元云梡始有四足也嚴為之距舊禮圖云嚴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賀循云直有腳曰梡加腳中央橫木曰嚴以周案嚴施亏足之上下之中與鄭注少牢禮俎距云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鄭以拒為俎足之橫木故讀從左傳為之金距之距服注金距以金踏距是距為雞爪也鄭意距為橫柢之名故注鄉射記距隨以為物之橫畫金距者雞脛附金以橫柢之也漢文行志不鳴無距注云距雞附足骨鬥時所用刺之與鄭義合俎距當脛中節故又申之云脛中當橫

節陳用之禮書俎圖施距亏足下與房互異大謬鄭又注夏后氏以嚴云嚴之言儼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儼者嚴之義橫者距之義也

鄭元云殷以棋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舊禮圖云棋讀曰矩曲橈其足孔穎達云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木疏云棋曲來巢般俎似之焦循云說文楸穜也徐鍇云穜楸不申之意此枳棋即穜楸也荀子栒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栒即棋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枳句即穜楸言樹木曲橈者鳥巢其上與下句空穴為對李善以為枳樹多句非也樹之名枳栒者亦取

義亏積秌非殷俎取義亏枳枸樹也正義迂矣以周案
鄭注之枳椇則說文之積秌乃不申之意非木名故禮
舊圖改讀曰矩禮舊圖卽鄭阮禮圖也焦語雖過矯以
殷俎非取義亏枳椇之樹其說自正
毛詩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
制足閟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以周案大房房俎
也毛傳據周語全烝房烝殽烝為解房烝半體謂之房
俎猶殽烝折節謂之折俎也鄭箋據明堂位梡嶡房
為解梡嶡棋皆以俎之形象言則房亦其狀也房俎之
異在柎故禮注云房謂足下柎古雩柎亦謂之房也俎

从公且形聲兼會意字說文且薦也从几上有二橫一
其下地也古文伹且鄭意且古文伹且見玉篇祇有一橫
故云上下兩閟詩疏謂柎上有橫似亏堂上有房與箋
房柎之訓違禮疏謂俎頭兩足各別為柎足閟橫者似
堂之壁橫下二柎似堂之兩頭各有房較詩疏為明云
各別為柎者明一足一柎也聶圖兩足同柎又不施橫
木俱未合又云自嶡俎以下皆宊有舟夏肊說右俎

鄭元云特牲禮記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桌擇舊說纁
裏者皆元被敖繼公云此巾云纁裏則是凡巾皆複為
之以周案巾在邊外巾以綌也句絕也者別事之詞纁

裏褾燕禦擇皆言籩裏之物繅裏者籩以竹為之而又以布繅其裏也禮言繅裏者三皆謂竹器之裏飾竹器之飾裏其常也而士昏之笲又加以緇被注云被表也笲有表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明其異也聘禮之竹簋方元被繅裏同特牲禮之籩繅裏專謂竹籩之內飾注引舊說裏必有被以備異義其意籩之繅裏與笲同不必皆有被有被者盡飾耳合士昏注讀之自見巾用絺綌取其疏達何用複為然敖氏說亦有本聶氏禮圖云籩巾用綌元被繅裏圖一幅

舊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升御覽口圓徑尺爾雅疏高尺二寸漆赤中爾雅疏侈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御覽以周案少牢饋食有瓦豆是豆不盡以木也旗人為豆祟尺是瓦豆之高也籩人注云籩如豆其容實皆四升賈疏以為籩豆皆面徑尺柄尺依漢禮器制度知之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柄尺實古制矣論語皇疏云柄尺二寸非也柄即中央直者禮謂之校其下有跗禮謂之鐙跗與口各高一寸合柄一尺為高尺二寸鄭注禮記云豆徑尺疏云面徑尺以口高一寸圓徑一尺算之已足容實四升聶氏以為口圓徑尺二寸亦非也

聶崇義云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
圓徑尺二寸有蓋注籩人及士虞禮云籩以竹爲之口
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容四升有巾儀禮鄉射脯長尺二
寸橫亏籩上以周案禮注燕豆口圓徑尺二寸之語聶
氏蓋以籩豆大小相等而鄉射有脯橫籩上之文遂定
豆口之徑尺二寸也攷鄉歙記注云鄉射禮臘長尺二
寸曲禮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疏云曲禮注屈中曰朐
臘脯長尺二寸其橫亏籩上者屈中止長六寸此說雖
未盡然曰橫亏上則其口必小矣 又案對文豆以木
籩以竹通言之籩亦俑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

籩瓦豆謂之登是籩登均有豆名也籩有豆名故腊人
曰其豆脯豆謂籩登有豆名故大戴記曰豆之先大羹
豆謂登

記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元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
相食及食大夫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卤夾各十有二
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卤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
四其東卤夾各六皇侃云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
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卤夾各十七
合之故六十也孔穎達云禮正羞庶羞有別此上大夫

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
羞故熊氏以為正羞醢醢百二十甕之等但不知堂夾
若為陳列皇氏以為庶羞非也以周案鄭注堂上東卤
夾之陳參合掌客聘禮及此記以定之掌客注言義甚
精密孔疏駁皇亦當陳氏禮書謂禮器之豆數用數也
之尤詳
掌客之豆數陳數也然每食所用如禮器數亦嫌太多
分別無當不如從注俱伦陳數說
郊特牲鼎俎奇籩豆偶而有司徹有六俎鄉飲酒義有
三豆又豆孔穎達說鄉飲酒是季卤相次非正豆也陳
祥道說俎列而陳之則賢奇觕而用之雖偶可也有司

徹觕俎也
楊復云士冠脯醢士昏醴賓脯醢鄉飲脯醢眾賓辯有
脯醢鄉射薦脯用籩又臡醢以豆聘禮醴賓脯醢又筵
几亏室薦脯醢爵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士
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奠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禮主
人獻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兩豆婚禮
贏醢兩籩桌脯大斂既豆兩籩無膝士虞兩豆兩籩獻
祝兩豆兩籩特牲兩籩兩豆主婦致齊亏主人兩豆兩
籩以上皆兩豆兩籩既夕遣奠四豆四籩少牢賓尸四
豆四籩以上皆四豆四籩又云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

豆菹醢四豆無籩婦饋舅姑有菹醢無籩聘禮歸饔餼
八豆鹵夾六豆東夾亦如之無籩公食大夫下大夫六
豆上大夫八豆無籩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迎尸饋
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也主婦亞獻尸始設
籩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籩也逮賓尸主婦薦
韭菹醢昌菹醢取籩亏房觀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
籩輕亏此可見矣凌廷堪云楊說非也考禮之通例食
禮則有豆無籩歠酒之禮則豆籩皆有故公食大夫有
豆無籩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籩皆有特牲尸入九飯
有豆無籩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籩皆有少牢尸入十

一飯有豆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蓋禮不同
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籩輕也以周案陳用之有簠簋有黍稷
卑之說楊信齋因之又以為豆重籩輕其實禮有黍稷
用簋有稻粱即用簠有乾物用籩有濡物即用豆器必
當其用物必當其禮其輕重初不在器也凌氏駁楊甚
覈其駁陳說謂黍稷正饌稻粱加饌正饌尊亏加饌則
簋亦尊亏簠此說矯枉過正六穀以稻粱為貴如以加
饌為卑則稻粱亦賤亏黍稷乎右籩豆

賈公彥云祭宗廟皆用木簋瓦簋以祭天地及外神尚
質器用陶匏之類也陳祥道云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

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亏豆亏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少牢饋食有瓦豆則宗廟有瓦豆矣以周案郊特牲孔疏以祭天之簋豆用瓦說同賈疏據皇侃說器用陶匏是盛牲牢及酌酒器不以為簋豆專用瓦瓦豆質木豆有飾不飾其不飾者亦質耳

毛詩傳云圜曰簋許愼云簋黍稷方器也古文作匭集韻引作匜又作匭又作杭簋黍稷圜器也鄭元云方曰簋圓曰簋周禮舍人注易損二簋可用亯離為日日體圓或為木器圓簋象聘禮竹簋方以竹為之狀如簋釋文作簋誤說詳阮氏校勘記而方如今簋其筥筥者圓此方耳舊禮圖云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簋陳祥道云簋外圓內方說文謂簋方器者言其內也鄭注圓曰簋者言其外也以周案詩伐木傳有圓曰簋之文說者以為後人據鄭注所增非毛公本訓此乃墨守說文家之言也竊攷其文有匭匜匭匜匭杭匜簋竝見說文匜軌匜九周禮舍人注之異彝器之文又有十餘體而以匭匜匭杭三體為最古軌者匭之省九者杭之省簋者匭杭之別其質有用土史記自序匜土簋李斯傳匜土匭用瓦見考工旅人職用木見易鄭注古文从木見聘禮及竹匜簋以用竹為之也匜杭以用木為之也用竹見注篆文从用銅禮管仲鏤簋謂銅簋爾雅金謂之鏤之異益自堯飯土匭而後有虞氏尚陶乃有瓦匭以盛黍稷其形本圓三

代盖文又以木為之而加以飾亏是有枕字後又變其
形為方而以竹為之以盛棗栗亏是有簋字時或範之
以銅或圓或方本不一制阮氏鐘鼎欵識謂目驗諸器
知簋多方而有圓者簋多圓而有方者是也然其字十
有餘體竝不从竹伦簋以盛黍稷之器本用木不用竹
也自秦漢以來甌杌之文為簋所奪鄭注乃以木簋圓
竹簋如簋而方分別言之其說毎正許氏說文例宗小
篆故以簋字為正文編入竹部自應用竹簋本義以為
方器簋方而簋圓矣說者不察謂許氏以古文甌甌皆
从匚故知其器本方則簋古文伦匡說文又何

以云圜器乎說文匚字下云受物器也本不指定為方
器矣竹簋方經有明文木簋圜說出毛傳而木竹二簋
不能久傳亏世益漢人已不及見而又以師說有方圜
之異亏是為內圜外方之說以彌縫之然御覽引禮圖
云簋中方外圓簋中圓外方與聶氏圖所引又異聘禮
釋文云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簋與御覽所引合
周官舍人注方曰簋圓曰簋賈疏云皆據外而言又與
聶氏所引合但御覽文多誤其所引禮圖簋簋字實互
易今更定之如左禮圖云簋受一升（御覽誤以為簋今
正旃人為簋實一斛其受一斗二升是瓦簋之制也此所云係木簋
與瓦簋自異然云受一升嫌太小聶氏引無此文）足高

一寸聶氏引佺二寸中方外圓聶氏引佺內方外圓曰簋漆丹中聶氏引佺漆赤中禮有明文鄭注掌客亦云簋黍稷器亏此可訂御覽此條屬簋之誤聶氏盛黍稷簋盛黍稷公食禮聘同足高一寸中圓外方八角形也此文似倒漆赤中簋亦寵形其飾如簋御覽誤以為簋今正受一升梁簋盛稻梁禮有明文亏此可訂御覽此條屬佺梁簋之誤然則釋文云亦簋簋字互誤也又案鄭注損之二簋為本器二數名注坎之尊酒簋貳用缶云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亏簋副設元酒而用缶則以簋為瓦器貳訓副分別甚精自注家兩簋不分坎之酒簋亦訓為盛黍稷亏貳用缶句不貫而鄭注尊

亏簋亦疑為不辭矣

胡培翬云聘禮竹簋方有蓋則元被繅裏者乃是飾之亏內外非覆之亏上者與邇之用巾似別以周案胡氏以元被繅裏為內外飾是已以為有蓋不必覆以巾猶非也簠簋皆有蓋有冪公食記云簠有蓋冪注云去會亏房蓋以冪

歐陽修云簋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佺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亏其蓋刻龜形與原父所尋眞古簋不同戴震云集古錄所言即三禮圖亏簋蓋佺一小龜形也其說始亏儀禮疏誤

解鄭注鄭云飾蓋象龜蓋者意儗未定之詞以周案集古錄所言銅簋也即禮之鏤簋鄭注禮器鏤簋云刻為龜又注禮記鏤簋云刻為蟲獸皆據通體刻之竝非指蓋而一云龜形一云蟲獸以簋不一制難以指定故兩言之孔疏則謂龜簋聲相近直傳會耳戴說尤誤說詳後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鄭元云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百釋文佹簋云本或佹簋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聶氏集釋敖氏俱佹簋注同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

俱佹簋張爾岐從釋文戴震程瑤田段玉裁胡培翬皆從唐石經其說云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竝佹簋賈疏云凡簋皆用木而圜受斗二升用木而圜本鄭周易注坎卦鄭注云離為日日體圜與為木木器圜簋象受斗二升依旌人簋受一斛言之是賈本佹簋也鄭注以簋為木器而圜而經竹簋不圜故曰方以別之若經本佹簋本方何必贅言方鄭必破簋為簋矣今鄭不破字是鄭本佹簋也然則簋圜簋方鄭義詳亏許矣

賈公彥說瓦簋木簋竹簋皆容斗二升舊禮圖云木簋受一升集古錄銅簋容四升博古圖銅簋容三升七合

所見各異

鄭元說簋大夫刻為龜諸侯又飾以象天子以玉士用
彀特牲饋食禮變彀言簋容同姓之士尋從周制陳祥
道云簋大夫士刻龜亏蓋而已人君則全飾之以周案
簠簋璪美之器大夫以上用之士祇用彀特牲饋食禮
云网彀枉鹵堂是也其末云佐食分簋鉶此蓋以彀亦
簋類遂通倆之此與鄉飲酒禮觶亦倆彀同鄭注容同
姓之士尋用簠簋未是或據管仲鏤簋為僭以為大夫
亦不尋用簋禮聘禮有簋詩禮賢有簋皆從諸侯之制
此說亦非鏤簋謂刻以龜文而又飾之當以鄭注為是

然鄭注刻為龜亦謂通體刻以龜形陳用之誤信簋簠
刻龜之舊圖而遂生此曲說尤不足據

孔穎達說諸侯朔月四簋天子朔月當六簋黍稷稻粱
麥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饌八簋當加以
稻粱也食禮其數要多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
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聘禮饔餼上大夫堂上
八簋東鹵夾各六簋其諸侯則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
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
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
侯禮曰四簋黍稷者見其修亏廟中不云六簋二簋醊

之厭故也大夫祭則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會亦四簋故秦詩云每會四簋陳祥道說天子日會八簋諸侯日會四簋玉藻朔月亦會四簋為異代禮以周案諸侯朔月會四簋祭用六簋天子朔月會六簋其盛舉同祭禮用八簋禮會有加亏祭者會陳數非會數也陳說不足據右簋簋

聶崇義云瑚璉與牟案諸舊圖形制同亏簋故略而不取以周案瑚璉形制之不同鄭注已云未聞據御覽引舊禮圖云瑚受一升制度云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簋而兌下所述形制據叔孫通禮器制度為文云平下者謂底平無足也云兌下者謂底銳佗足也則瑚璉有足不足之分矣聶云形制同簋簋太失察簋之不同簋也明矣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瑚璉者簋之類故舊圖以簋嶷之謂形制同簋非也康成包咸注論語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云夏瑚殷璉當別有所據皇氏以論語注為誤亦未是右瑚璉

鄭元云少牢禮敦皆南首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賈公彥云經敦皆南首明象蟲獸之形以龜有上下甲故知敦蓋象

之戴震胡培翬諸說鄭注蓋字是虛詞非會蓋之蓋其誤自賈疏始以周案少牢禮敦皆南首首而曰南是首非敦之蓋也士喪禮敦殷會面足足而曰面是足非敦之腳也敦別有首有足則其器必有所象矣鄭注南首而云飾蓋象龜者謂飾敦之蓋作龜文以象上甲知上甲則知其首為龜首也故舉蓋以明之蓋非疑詞戴胡之說非也云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者明器之有蓋者皆飾以龜此為簠簋之通例也云龜有上下甲者申言飾蓋象龜之義以明蓋象上甲底象下甲則其首足自在敦身可知舊禮圖作龜全形亏蓋上非也敦身如釜

故昌象覆釜謂之敦昌亖象覆釜謂之敦亖近之圖敦者尤不制

鄭元云敦殷會面足執之令足閒鄉寿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敖繼公云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少牢禮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縞者然皆在上亘盛世佐云畾圖敦蓋為龜形用少牢注疏說也今敦蓋既殷猶云面足則其說恐未必然以周案據鄭注敦有三足執之法令兩足之閒鄉寿則一足鄉身也舊禮圖敦全足如斕本誤陳氏禮書云近尋古敦亏地中有三足是也敖氏以為飾龜之足足對首言說

自可通而沿舊圖龜負蓋之說故又謂足在蓋上與啟會之文相爾故盛氏有此疑其實蓋象龜之上甲其首與足自在敦身也面足者首鄉身也如以敦足言敦三足曰面不義故必須以陰字足之

舊禮圖云敦有足其形如今酒尊牟受一斗如敦形古牟受一斗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以周案敦有足牟如敦而下平無足則牟者卽廢敦也故經記中多敦牟連文鄭注內則敦牟云牟讀曰埶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為牟正義引隱義云埶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據此則埶為本字牟為俗字後人以木為之又加木佹桮既夕禮今文曰兩敦兩桮凡敦牟皆有瓦木二物其身之形制皆與釜相同但敦有足牟無足釜有耳而無蓋與飾其所容受大小亦不同也

鄭元云既夕禮兩敦兩杅盛湯漿今文為桮以周案公羊傳古者杅不穿注云杅飲水器與鄭注同其字以盂為正說文盂歠器是也今文佹桮兩桮卽內則之敦牟其字以埶為正鄭彼注云牟讀曰埶敦牟黍稷器是也右敦

舊禮圖云鉶以盛羹受一斗 御覽佹一升口徑六寸有誤茲依聶改

足高一寸有兩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
天子以黃金飾聶崇義云鉶是羹器卽鉶鼎也故周禮
亨人祭祀則供鉶羹而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然則
據羹在鉶曰鉶羹據器言之曰鉶鼎據柱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今祭器中有以木為之者平底無足以周案鉶為盛羹
之器大羹盛亏鉶鉶非鼎屬御覽引舊圖
鉶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鉶為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
合之非也胡竹村聘禮正義云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
廉此堂上又有鉶則鉶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鉶三十

有八鼎簋十有二鄭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
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鉶與鼎為二器甚明其云不
殺則無鉶鼎者謂不殺則無鉶與鼎非為一物也自賈
氏掌客疏云鉶鼎卽陪鼎後人沿其誤胡氏說是鉶亦
作鋗鋗為鐘之長頸者通俗字也

賈公彥說公食大夫禮有四鉶而扱上鉶辯擩則惟有
一柄以優賓也少牢羞兩鉶皆有柄彼為祭神故各有
柄敖繼公說公食禮四鉶皆有柄其擩之惟用上者之
柄褚寅亮云器無虛設若惟用上者之柄餘柄不為虛
設鄒賈疏為長右鉶

鄭眾云肉柶肉匕也許愼云禮有柶柶匕也鄭元云柶狀如匕以周案柶有醴柶有鉶柶醴柶以肉爲之鉶柶以朱爲之兩柶尚有別則扱醴扱鉶之柶與匕飯匕牲體之匕旣當有別宜從鄭注段注說文云常用器曰匕禮器曰柶非也

禮醴設肉柶有面葉有面枋鄭元云葉柶大端古文葉爲揲今文枋爲柄敖繼公云建柶上葉下枋盛世佐云建柶上枋下葉以周案鄭注柶狀如匕又云匕有淺斗狀如飯橾葉卽淺斗盛物之處凡受醴者必面葉士冠醴冠者酌醴者面葉爲授賓也酌者面葉則賓尋面枋賓面枋則冠者尋面葉也士昏醴婦酌醴者面枋爲不授舅也不授舅則酌者必面枋而後婦尋面葉也聘禮酌醴者面枋爲同面授公也鄭注云不面攝不訝受也同面授公酌者必面枋公亦可面枋公面枋則賓尋面葉也經文亏酌醴之面葉面枋雖異而受醴者之面葉則同賈疏已略言之矣建柶之說盛氏爲當古文葉爲揲揲卽聘禮尚攝之攝攝葉同部揲不同部凡字之从鼠者俗多从葛如臈躐獦鑞之類故字又爲揲或又誤从木作楪少儀執箕膺揲揲箕口也字亦作攝弟子職作揲揲卽葉也其字亦从手柶柄曲見聶氏所引舊圖

俗儒誤以為匕柄直并謂柄柄不曲耎謬

禮記云朼以桑長三尺或曰又尺刋其柄與末舊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橾以棘心為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漆柄末及淺斗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以周案禮經匕之別有又其一以桑為之謂之罍匕其四皆以棘為之謂之吉匕吉匕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挑匕有疏匕黍稷盛亏簋簋之量受斗二升高不過尺則黍稷之匕必小亏牲匕也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亏

疏匕若是者三則挑匕必小亏疏匕也鄭注既夕禮疏匕云疏柄有刻飾者二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橾又注有司徹挑匕云挑長柄可以抒物亏器中是則疏匕葉大而柄短挑匕柄長而葉小也禮記言匕之長有三尺又尺之異其三尺者疏匕又尺者挑匕與舊圖三匕並長二尺四寸未知何據疏匕狀如飯橾飯橾如今飯匙卽所謂黍稷之匕則黍稷之匕雖非疏匕而其形相類也挑匕以抒物亏器中似據牲匕而言陳氏禮書以挑匕卽牲匕其說可通舊圖分牲匕挑匕為二今姑仍之匕易詩皆佺匕士器禮佺朼禮記又佺枇古今字異爾劉

昌宗分匕為器名朼為朼載非也罍用桑尚黃吉用棘尚赤罍桑吉棘各取其音罍黃吉赤各盡其義

阮元云匕說文作匙當象形然古木匕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尋見匕首可知匕形匕首柄上有旁枝卽匕字旁一小枝所象古匕以棘桑為之當如此形特柄長耳以周案古匕身佗淺斗柄又曲與阮氏所圖匕首豐脊而直柄不同申其說者因謂匕柄本直非也詩言有抹天畢有抹棘匕抹者曲而長也匕與畢皆曲柄見亏經矣鄭注士冠云栖狀如匕栖亦曲柄

鄭元云特牲禮宗人執畢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禮記曰朼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朼畢同材明矣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义何哉此無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以周案凡主人匕牲體亏鼎執事者必以畢助之鄭注所謂備失脫是也有鼎必有匕有匕必有畢文見亏此焉鄭注辨匕畢之用誠是然以少牢禮不言畢為大夫不親匕殊泥說詳肆獻祼饋食門卷之四右栖匕畢

舊禮圖云洗勺受五升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三寸

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疏勺長三尺四寸受
一升漆赤中柄末亦丹疏勺長三尺四寸受
一升漆赤中柄末亦丹疏勺長三尺四寸受
一升

以三酬為九升加一獻為十升遂破豆為斗劉氏止知斗為十升之名不知枓之為四升遂誤會鄭意而云然不足據也右斗

漢禮器制度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皆異舊禮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為之大夫以上銅為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罍受一斛口徑一尺脰高五寸侈旁一寸大中身兌下漆赤中元士加青雲氣以周案據御覽及聶圖引舊圖天子諸侯之洗亦銅為之其飾有異旨鄭注士冠云洗爵盥洗者棄水器也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亦用叔孫通說敖氏因士冠諸篇不言罍謂士之水器異褚氏辨之云士苟用他器則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而俱不言則用罍同也云大小異則罍固非皆受一斛矣

聶崇義云梁正張鎧修阮氏等圖云匜受一斗流長六尺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然流口徑可一寸圖本又有作流長三寸者以周案說文匚部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酒从匚也聲斗部魁羹枓也枓勺也是則匜之形似羹勺其流柱柄宜其注之長矣聶氏圖匜如有注尊甚非古制

胡培翬云據儀禮注及引禮圖皆以匜為盥器內則敦牟巵匜鄭注巵匜酒漿器似混釋文引左傳注匜沃盥器孔疏亦引左傳奉匜沃盥證之蓋皆有疑亏鄭注耳以周案說文匜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則匜以注水亦可用以注酒漿矣如泥為沃盥之器與餕何涉

鄭元云士冠禮盛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匱作簣（簣一作化簣誤）以周案匱為冠箱他經無見說文匱淅米籔也淅米之籔亦非所以盛冠其字當從古文作簣簣竹器之似籩而可以薦冠弁者也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簋鄭注曰簋籩屬也以竹為之雕

刻飾其直者孔疏曰簋以竹為之形如筥亦薦時用也雕其直是刻其柄也攷籩豆狀同但竹木異耳籩豆皆無柄而祭統曰薦豆執校鄭注校豆中央直者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是中央直者有柄名也簋狀如籩其形上圜可以薦冠弁其中央直者小而可執故曰執以待亏鹵坫南若冠箱當與篚同陳不專云執右洗匜匱

受業通州顧鴻圖
子家贇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禮舊圖云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周文王又加二絃曰少宮少商蔡伯喈復增二絃故有九絃者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絃尤小最清也風俗通義云世本神農作琴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星也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以周案記明堂位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說者謂琴瑟皆有三等中小互文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云

二十七絃初學記引樂錄御覽引爾雅注竝云大琴二十絃郝氏義疏以郭注七字為衍徐新田又謂體有大小絃無多少琴皆五絃瑟皆二十七絃近世琴絃亦有三等大琴之絃二百四十綸中琴百六十綸小琴百二十綸琴體之長短相較必微有參差而其聲則無弗同蓋琴體有短長琴隱俗謂之嶽山亦有崇庳二者宜相稱也琴長則隱宜崇琴短則隱宜庳自有一定之準咎之論琴者但言琴長若干不言隱崇幾何何以審音而協律乎

世本云瑟宓羲氏伐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

勝故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風俗通義云瑟世本宓羲伐八尺一寸四十五絃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郭璞云大瑟長八尺一寸廣尺八寸二十七絃以周案邢疏引世本宓羲伐瑟五十絃風俗通引伐四十五絃未知孰是舊說瑟二十五絃郭云二十七絃亦未見所出據禮舊圖雅瑟頌瑟及雅塤頌塤雅篪頌篪雅簫頌簫竝雅修亏頌襄二季傳穆姜為頌琴杜注以頌琴猶雅琴其說亦非

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說文云笙十三簧象
鳳之身也古者隨佾笙禮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
亦如鳥翼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郭璞云笙列管匏中
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以周案諸說笙十
三簧本笙師先鄭注風俗通云長四寸十二簧字誤大
笙卽竽郭云十九簧與先鄭異亦未見所出
許愼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今佾籥鄭元云
籥如邃三孔毛詩傳籥六空廣雅籥七孔郝懿行云其
施亏吹以和樂者三孔如笛而短其施亏舞所執者則
六孔當如笛而長風俗通引樂記云笛長一尺四寸七

孔篪今釋文云籥長三尺執之以舞是也以周案謂吹
籥舞籥有長短可也吹三孔舞六孔七孔何據
杜子春云邃今時所吹又孔竹邃許愼云笛七孔笛也
羌笛三孔應劭云笛按樂記武帝時邛仲之所作也長
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本四孔京君明加以一
孔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又音徐養原云三孔古
籥也又孔七孔笛之變也後人因又孔之笛遂併三孔
者而亦笛之張揖又併七孔之笛而籥之胥失之矣
鄭眾許愼說管如篪六孔鄭元云管如笛而小併兩而
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應劭云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

六孔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公彥云廣雅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爲正與今本異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郝懿行云郭注有底誤徐養原說鄭意與諸家不異蓋兩管各三孔參墅設之併之而尋六孔管之形如兩簫

鄭眾云篪七空蔡邕云篪六孔有距橫吹之宋均云篪吹孔有觜如酸棗張揖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此據疏引郭璞云大篪長尺四寸圍與今本異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賈公彥云禮圖云篪九孔司農云七孔蓋傳寫者誤當云八孔或司農別有所見孔穎達云司農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郝懿行云或言觜或言距或言翹皆指吹孔之上出者而言廣雅八孔笙師注七孔月令章句六孔禮圖九孔風俗通又云十孔或器有大小或所傳異也以周案聶氏引禮舊圖云雅篪長尺四寸頌篪長尺二寸與郭注合凡言雅者大亏頌

三禮舊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孔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孔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廣雅同禮圖爾雅郭注同章句風俗通義云簫十管長尺與諸書均異

鄭元云柷狀如漆筒投椎亏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
背上刻之劉熙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故訓為始以
作樂也敔狀如伏虎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郭璞
云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以周案鄭說柷
如漆筒中有椎說本先鄭小師注後儒皆從之風俗通
引禮樂記云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通廣
雅文同竝與郭注異柷敔詩作椌楬互相明也楬注云椌楬謂柷敔
楬也樂記作椌楬注云椌楬謂柷敔
鄭元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裸之以糠
糠一名相因以名焉應劭云相拊也所以輔相亏樂劉

熙云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拍拊之也郝懿行云
樂記會守拊鼓是拊乃鼓屬用以節樂因名節鼓通典
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所說
形狀與劉鄭異以周案拊與相渾言通析言別樂記曰
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析言之也拊形如鼓曰拊鼓
相者所以輔其拊鼓之箱也拊以韋充糠而以手拍之
其音不響故下又用箱盛之以助其聲通典狀如博局
云云即其箱也適容其鼓謂容其糠韋之鼓今圖猶
然郝氏誤以箱為鼓遂謂與劉鄭異失之
惠士奇云拊名撫拍以手拍之牘名頓相以手築之拊

中實相中虛庸成合為一可乎以周案笙師春牘應雅
先鄭注春牘以竹其端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大玄六
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舊唐書春牘虛中如笛無底舉
以頓地如春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惠說本
此但春牘雖有頓相之名與樂記治亂之相自別拊為
撫拍亦謂之拍版說耍難據

攷工記鳧氏為鍾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
銑閒去二分以為之鼓閒以其鼓閒為之舞脩去二分
以為舞廣鄭元云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與
鉦之徑相應鼓閒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

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為脩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
之二分以為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閒方
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
長十六也凡言閒者亦為從篆以介之金楊云閒者為
篆以介之記云篆閒是也篆設亏鉦故目鉦之長為鉦
閒鉦外下至銑者為銑閒下至亏者為鼓閒矣鐘體以
銑徑十分為度自是以二參之鉦徑八舞脩六舞廣四
其徑也閒之數恆應亏徑銑閒與鉦徑相應鼓閒與舞
脩相應則鉦閒宜與舞廣相應亦以二參之可知下記
大鍾小鍾之厚此鉦閒減亏鼓閒之明文也以周案鍾

體上鉦下鼓其兩角為銑閒亦據一面言則鼓閒
鍾有橫篆以介其上下又有從篆以介其閒鉦上鼓下
以橫篆分鉦閒鼓閒以從篆分注云凡言閒者亦為從
篆以介之亦者亦橫篆也記銑閒謂之弇以其鉦為之
銑閒兩銑閒皆以口言當從鄭以其鼓閒為之舞脩即
可知以其鉦閒為之舞廣鉦閒減弇鼓閒此當以金說
為正鄭以鼓閒鉦閒同方六與下節大鍾十分其鼓閒
小鍾十分其鉦閒不可通金氏解弇之銑閒以口言鉦
之銑閒以旁言同文異解殊覺未當

戴震云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為橢圓大徑其廣四
是為橢圓小徑鍾之羨宜準此為度矣金榜云鍾體鉦
上鼓下舞者其上覆故記變閒言廣鄭君以舞居鍾體
之崇謂今時或無鉦閒蓋誤以鉦當舞以周案戴說可
從

程瑤田云古鍾羨而不圜下鼓上鉦其大致也以十分
之銑去二舂八為鍾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枉下段者
鼓也銑閒八謂鍾口大徑鼓閒六為鍾口小徑如是則
鍾口縱橫之度舂矣舞脩六為鍾頂大徑舞廣四為鍾
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舂矣兩鉦之閒曰鉦閒

兩鼓之閒曰鼓閒兩銑之閒曰銑閒以周案記文銑閒據一面立文故鄭注鉦閒鼓閒亦就一面為說凡言閒者有實地可指程氏以為兩面內徑相距之度則諸言閒者為肉好之好乃空處非實地如其所言亏之銑閒為弧背鉦之銑閒為弧弥同文異解亦覺未安

記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鄭元云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宂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金栭云鼓閒六鉦閒四徐養原云此記厚薄之率為別聲之法也鍾聲之清濁高下分亏厚薄

不分亏大小今言大鍾小鍾者厚則大薄則小也十分鼓閒以其一為厚者羽鍾也十分鉦閒以其一為厚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大舉其兩耑以率次其中閒即各聲可舉矣鼓閒鉦閒既為兩面相距之度則十分之一以為厚者亦總計其兩面半之舉二十分之一則一面之厚也惟舞之厚薄則其殺在內故又有鍾大而短鍾小而長之說鄭以淺深二字釋短長最為精確舞厚則淺舞薄則深以短長為淺深則知其為中空所容而外面初無短長也疾而短閒舒而遠閒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聲病以周案鼓閒鉦閒之數當從金說徐氏

從程易疇以為兩面相距之度并謂十分之一為其厚亦據兩面言似亦難信其說大小在厚薄短長卽淺深甚有理致故備錄之

攷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刃已下則摩其耑已上則摩其鼓而求其弦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并之為弦實開方除之得一矩為句一矩有半為股而求其弦一矩有半大亏所求則磬之弦張句股就之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以一矩為句一矩有半為股磬之倨句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以其股面廣鼓面狹分大小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以四寸半為法者直取從以此以下為易計非實法

周案鄭注之義戴東原申之已明見圖說程易疇掛為異說焦理堂已駁之程氏又謂如鄭注與車人為耒之磬折不相應不知車人半矩謂之宣宣象人頭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磬折象帶以下此以人為法其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為倨句之度言各有當豈可執一端例之邪阮伯元又以為古磬直縣所謂摩其耑者股之上角而尖如圭之耑者也摩其刃者鼓之外邊乃厚一寸之處非廣三寸之面也耑之一字直縣之確證縣之而鼓或昂而上是股重也乃摩其股之耑如此則輕重

相稱而縣直矣此與鄭注以上下為聲之清濁亦異別
備一通

陳祥道云國語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
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蓋細鈞肉徵羽也大鈞宮商也
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鎛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
鍾則鎛小鍾巨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鎛為小
鍾案杜注無鎛小之說孔疏申杜尚從鄭義特庸成曰鎛如鍾而大孫炎許
慎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鎛然爾雅大鍾謂之鏞不謂之
鎛又儀禮鎛从薄與鉞鎛之鎛同則鎛為小鍾之說亏
理或然以周案國語言細鈞無鎛大鈞無鍾則鎛大鍾

細明矣說詳樂制門宣和博古圖載齊侯鎛鍾云此鍾
名曰鎛其形制乃大亏鍾亦鄭之證
鄭元云鎛如鍾而大韋昭云鎛小鍾陳祥道云爾雅大
鍾謂之鏞不謂之鎛又儀禮鎛从薄則小鍾說然也陳
暘云鍾之小者為鎛不舉與鏞比鎛之為用其實編鍾
也編鍾之用其實歌鍾也一器而三異其名巨孔繼汾
云鄭書注鏞亦名鎛攷大射禮卤階之卤頌磬其南鍾
其南鎛是鎛與編鍾明是二器陳說不可為訓而鎛配
特磬鏞配甬鐘其制又各不同鄭氏并而一之亦非也

以周案陳說固非孔說亦未當也鏞亦名鎛出

爾雅郭注書鄭注無是語郭云爾者明詩書之鏞即禮之鎛也古書各有其例詩以鎛為錢鎛字故大鍾字皆作鏞不作鎛商頌又倥庸字為之禮經字作鎛周官从省作鎛說文鎛鏞連篆皆云大鍾亦合詩禮為一物鎛為鍾上橫木之金雩別一義凡金奏先擊鍾次擊鼓見鍾師注鼓以應鍾故曰賁鼓維鏞此即鎛師所謂掌金奏之鼓鼓鼓之以鼜鼓者也

惠士奇云說文鎛淳亏之屬所以應鍾磬也鎛即金鎗鎗鎗亏也鼓人職以鼜鼓鼓金奏又云以金鎗和鼓謂擊鼜鼓時以金鎗和之鎛師掌金奏之鼓者鼜鼓也然則鎛即和鼓之鎗明矣鎗圓如笛甚薄故一名鎛以芒銅拊之其聲甚震以周案惠氏申許別備一說

夏小正二月剝鱓以為鼓攻工記韗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鄭元云啟蟄孟春之中也孔廣森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故鄭云然然啟蟄與驚蟄似當有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所謂驚蟄也仲春之月日夜分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乃此所謂啟蟄之日也說文鼓春分之音以周案此蓋夏周異制也孔說別備一義

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元云蕢桴蕢讀為凷聲之誤也凷塊也謂搏土為桴也土鼓

築土為瞉也以周案桴瞉楹瞉周官籥章注引伦蒯陳
禮書謂結艸為之亦一義土瞉者築土為瞉當依鄭注
陳禮書云禮運蒯桴土瞉枉中古未合土之寿與壺涿
氏炮土之瞉異炮土之瞉謂瓦瞉也建瞉瞉瞉之說詳
樂律門雷瞉靈瞉路瞉諸式詳圖說此不復箸
鄭元云司弓矢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
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
若一曰唐大豜侯又十步近射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
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以周案經記竝言天子
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大夫合又士合三鄭注弓

人以為夾庾合又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
為天子之弓唐大為諸侯之弓夾庾為大夫之弓此雖
有合弓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
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言
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
拘泥其體鄭此注既以王弧唐大夾庾六者為異體之
名下又別箸其射豜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
有用王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竊謂弓分
三等而各有貳以副其正者正以昭定體副以備臣下
之用也弧弓為王弓之副王讀如王棘之王王大也記

謂之越棘大弓王弓往體寡來體多信為天子合九成
規之弓也而天子將祭選貢士弓澤中射甲革椹質或
可用合九之王弓諸侯選士弓澤自用往體寡之弧弓
弓說文弧木弓也其體似同其材有別矣唐弓即彤弓
大弓即彤弓故以授勞者鄭注引詩文侯文公受王弓
矢以證攸文侯文公之受賜彤弓彤矢一彤一彤一
一彤也唐大以體言彤彤以色言唐弓往體來體若一
信為諸侯合七成規之弓也而大夫以下之習射與射
深有定用往來體一之弓者又別有大弓弓唐大本一
義皆以榦之厚大舋名夾庾亦一義又以榦之薄弱舋

名庾當從記侚與說文束縛捽拙為與束縛謂之夾捽
拙謂之與夾弓往體多來體寡信為大夫合五之弓也
而士射豻侯及弋鳥獸有定用往體多之弓又別有與
弓弓夾與之異唐大枉合規之定體大之異唐與之異
夾又枉正副之適用而設色亦有別弓何注公羊引禮
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由此言之王
弓畫弧弓綦唐弓彤大弓形彤夾弓青嬰青色說詳軍禮司馬法攷徵與
弓驫其體同弓上其色別弓下未之或踰矣　又案王
弧唐大夾與皆以弓體言鄭注是然鄭注亦有可疑者
經夾與以授射豻侯舉豻以賅參大兩侯也故弓人通

謂之利射侯鄭以豻侯又十步為近射用弱弓因謂大
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
記折幹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鄭彼注云
埶謂形勢曲埶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埶之夾
與有明證矣而謂豻侯近用夾與大侯參侯遠須用強
直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
弓弓人夾與利射侯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圓其義云
侯非必遠顧埶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
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并引大射禮揚觶捆復以
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捆復者謂矢因即

擊而退復即此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捆
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王弧之屬利射甲革椹
質即下文所謂澤其射椹質之弓矢澤為田獵之處用
王弧之屬所謂鄉之取也弓圃中勇力之取是也既澤
而後射弓射宮用夾與之屬所謂今之取也弓澤宮揖
讓之取是也說詳射禮門王弧強夾與弱鄭注是俗儒反其
說與記文射遠用埶射深用直語背

鄭元云八矢枉殺矰恆弓所用也絜鏃茀庳弩所用也
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
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殺矢言中則火鏃矢

象弓鍭之言侯也二者皆可以伺侯射敵之近者及禽
獸結繳弓矢謂之矰弗矢象弓弗之言剕也二者皆可
以弋飛鳥剕羅之也恆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弓二者
皆可以蔽射謂禮射及習射也鄭司農讀庳為人罷短
之罷元謂讀如瘽病之瘽瘽之言倫比以周案秋官庭
氏以大阰之弓與枉矢射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
證也六韜云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依
鄭義言之此即經之絜矢絜矢象枉矢故亦有枉矢之
名復侚之為飛鳧云必據六韜以破鄭以為枉矢用諸
弩而不顧庭氏之文可謂目不見睫矣鍭本矢鏃之通

侚爾雅金族翦羽謂之鍭骨族不翦羽謂之志既夕記
翭矢與志矢對文明為金族之通名矣詩行葦之四鍭
與鞹弓連文依鄭義言之為恆矢之通侚毛傳云鍭矢
參亭即此注所謂恆矢矣後訂是也必執行葦詩以難
鄭以為鍭矢用諸弓而不顧毛傳之參亭非一枉矣二
枉後之鍭矢亦可謂言不師古矣鄭注四弓四弩之分
雖未必盡確較之王氏詳說惠氏禮說諸家實勝故申
其義　又案八矢不必如鄭分四弓四弩以經文定之
八矢同用諸弓庭氏以枉矢酌大陰之弓是枉矢用弓
之證輈人以弧旌枉矢連文象天星猶下有弧弓枉矢

是枉矢用弧之證此斥王惠家說此經王弧以授射甲革椹質
射甲革用兵矢射椹質用田矢故下又云澤共射椹質
之弓矢澤即射義習射弓澤之澤亦即曲禮春田不圍
澤之澤謂田獵習武之射也田獵與軍旅同尚貫革射
故矢人職兵矢田矢同科鄭注以田矢為矰矢非是枉絜利火射用
諸守城車戰殺鍭用諸近射田獵近射淺攻守田獵淺
車戰此與王弓弧弓之授射甲革椹質合則王弧之弓
兼用枉絜殺鍭四矢也凡矢肉重者宜用強弓肉輕者
例用王弧枉絜亦較矰茀為重者也俗儒以枉絜配王
弧以殺鍭之尤重與矰茀同配夾臾既並用弓之例鄭
注此近射為射敵之近者是其夾臾注以射豻侯為近
射非也俗儒以殺鍭之近射并諸夾臾之射豻侯為尤並

經意矰茀用諸弋射與夾弓臾弓以授射鳥獸者合則夾
臾之弓用矰茀二矢也恆庳用諸椸射注謂禮射及習
射與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合則唐大之弓用恆庳二
矢也四弩與夾臾唐大之弓同名則弩之夾臾利攻守
者與夾臾弓同用弋射矰茀矢弩之唐大利車戰野戰
者與唐大弓同用椸射恆庳矢弩無王弧近人偏說四
殊謬經止四弩無王弧據六韜又有大黃參連弩用枉矢
蓋大黃即王參連即弧亦兼用枉絜殺鍭與錄此備攷

又案注云枉矢今之飛矛謂漢之飛鉦也文選閑居
賦激矢鉦飛李注引東觀漢紀光武伐飛鉦箭以攻赤

倉是也廣雅飛蝨矰第矢拔箭也寅卽蝨之婿枉矢之
枉為飛蝨之合音殺矢之殺為矢拔之合音王氏疏證
末譌第矢佺第古从竹之字多佺廿第皆叚俗字以剃
為正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四鑣郭注胡鏑枉矢喉
曰鉤腸三鑣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鑣者謂之錍或
下嬴邊也鑣棱也或
謂之鉅廣韵引方言注云江東呼錍箭曰鉅其三鑣長六尺者謂之飛寅
郭注此謂今射箭
喉下有鏑故或謂之鉤腸鏃矢象殺矢鏃之言喉其鏃
胡合嬴者與庳矢卽錍箭以其鑣之薄言謂之庳矢以
其鏃之廣長言謂之恆矢飛寅浚古枉矢云長六尺益

漢制平題又浚古志矢也
鄭元云枉絜肯亏重後衍文微輕行疾也殺鏃肯尤重中
滾而不可遠也矰第肯亏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恆庳肯
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又分二枉肯三枉
後殺矢之屬參分一枉肯二枉後矰矢之屬七分三枉
肯四枉後恆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先鄭矢人注參
豪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為肯以周案鄭注枉絜殺鏃矰第之重輕本
分一枉肯謂箭
矢人文定之恆庳為軒輖中本既夕記注又謂之肯後
訂謂肯後平也豪人云矢人物分三等注既云亏重又
云微輕尤重及平者明人矢有三等之婺也矢豪之長

三尺刃長二寸竝見矢人注冶氏云殺矢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垸云刃長寸者戴氏謂矢匕中博自博處
至鋒長寸是也博後又寸其足之入臺中者十其刃長
與參分一枉寿之一尺齊故鄭謂之尤重蓋矢刃不能
過短亦不能過輕以博寿寸博後寸為準其重輕分為
三等者就鋌之長短定也程氏以枉絜殺鏃殖六矢
分三等恆庳骨族不數未是恆庳亦金族也爾雅骨族
不翦羽謂之志為既夕記之志矢發此屬明器故用骨
耳鄭注引志矢以證恆庳之寿後訂可也程氏因謂恆
庳矢亦用骨斯謬矣

杜預云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蒲楊柳可以為箭既盡也
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
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亏柳葉可為箭榦今又以為箕罐
之楊也梁履繩云葉隆禮契丹國志云鹵樓有蒲瀕水
叢生一榦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佹箭不矯揉而堅
矢敢之蒲此其類非蒲柳以周案蒲舊訓蒲柳取質直
而韌滑也古人用矢有取木之堅者如荆之楛是也有
取竹之堅勁者如揚之篠荆之箘簵是也蒲柳不能如
楛箘簵之堅勁而取以為材者楛箘簵諸矢利亏殺所
謂殺矢是也蒲敢主乎傷不主乎殺所謂鍭矢是也知

莊子志枉傷人而生獲之故每抽矢敲而又納諸房者欲取人子之賢者以易其子曰吾不可以苟射此鋘矢之所以為候也既與墅古通毛傳云墅取也可勝既乎言不勝取注訓盡不辭

鄭元云夫橈劍衣也夫或為煩皆發聲熊安生云廣雅夫橈木劍衣謂以木為劍衣若今刀楹孔穎達云橈字從衣當以縕帛為之以周案廣雅云袟橈袂劍衣也枱室鄗劍削也曹憲袟音扶袂陳律反廣雅劍衣劍削分別言之劍削稱枱說文枱劍柙也是以木為之說文削鞞也字亦作鞘是以皮為之則用木用皮者曰劍削其衣不辭且何以別劍削之枱也王氏疏證據以為說未是

攻工記冶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元云戈今句子戟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惠士奇云廣雅雄戟胡中有矩者矩與距同橫捷曰矩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亏戟者也旁出為枝是為胡著柲直刺為援援上為刺胡下為句胡中為內孔疏子者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杼劫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

其心曲刃鉤之直兵推之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
牽而害人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矩三鋒向上而
下無鉤此聶氏之臆造也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
為橫四寸半向上為磬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
別乎且妥尋有著柲直刺之刺也以此知賈說非也以
周案聶圖非賈疏不誤急就篇有鑲鉤注云鑲者其刃
卻偃而外利此以戈胡言若戟胡向下雖有鋒而內與
外俱不利也惠氏多牽說戈戟之制以江戴二說為詳
明具詳後圖說
賈逵說旝動而發旝為發石一曰飛石范鎏兵法飛石

重二十斤本倗十二為機發行三百步本倗二百許愼云旝建大
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杜預云旝旌也通帛為之蓋
今大將之麾也孔穎達云旝之為旌文無所出旝字从
从旌旗之類故知旝之為旌以周案許从賈說近之治
說文者紛紛增改皆不足據說詳經說略釋旝說文旝旌二纂
並列其義相對旌為旗之曲柄所以旌段注當為展表
士眾旝為旗之大木所以機發碓石者也旝建大木連
纂讀之其義自明說文多此例何煩後人增改杜注訓旌本
屬無稽孔疏已獻其疑段氏確信杜說亦言旝之非旌
而旌為旗之曲柄可展旝為旗之大木不可以麾段氏

終未明也詩之其會如林不必定從三家佗旜而傳之
旜義自以賈許為正凡軍行先旗鼓常法也鄭莊為魚
麗陳以奇制勝旜動而鼓者謂先以飛石遠礮敵人亏
三百步之外而後鼓譟以進敵自驚潰也古軍用矢石
見春秋傳用金石見周官飛石古法也
鄭元云軨人職龍旜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州里所
建熊旗六斿師都所建龜蛇四斿縣鄙所建以周案此
記天子旗斿之異且以示諸侯以下之準也天子太常
十有二斿龍章而設日月旗旟以下斿數遞減此猶天
子冕服十有二章又有九章七章又章三章之冕服也

公卿以下之旗斿各眡其命數然旂旟旗旐交準天子
之數有減而無加如諸侯建旂公亦九斿侯伯七斿子
男又斿龍旂同而斿數減矣則師都建旗為鄉遂中大
夫其旗交減為又斿州里建旟為鄉遂下大夫士其旟
交減為四斿三斿此所以昭命數也若諸侯而用旗亦
止六斿諸侯而用旐亦止四斿不尋以命數遞加此又
所以昭定數也如鄭注義州里而建七斿之旗於典命
紊矣或又謂天子之旗概用十二斿亦舛傳記
鄭元云通帛為旜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襍帛為物者
以帛纁飾其側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皆以又采繫之亏

旜旌之上以周案大司馬中夏茇舍辨號名之用中秋治兵辨旗物之用旗物大旗也號名旗之細也司常所言旜物旜旌皆大旗下又別言畫事名號之象為旗之細者舊圖以號名之細者當此旜物旜旌皆謬而旜旌有羽無帛旄謬旜旌明在九旗中又鄭注明言九旗之帛無帛何以謂之旗乎羽注竿首鄭注甚明今乃編羽為旗與翿旌全無區別皆圖者失其傳也具詳後名物圖說

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眾云甗無底甑鄭元云甗如甑一孔以

周案孟子曰以釜甑爨甗甑皆炊飯之器所異者七穿一穿旨說文云甗甑也一穿注云一孔即一穿也七穿穿小而有底一穿穿大故先鄭謂之無底其炊時必有算以為之蔽乃可加米亏其上

鄭元云筲容斗二升許慎云筲筥也以周案廣雅筲筲也旅即筥字筥半斛與鄭注異文遷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筲受一斗則斗筲又無別定從鄭注

攷工記槀氏為量淺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聲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鄭元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

斗四升也庾十則鍾方尺積千寸亏今稟米浚少二升
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庾必似不此言內方
百圓其外者謂之脣故書臀作侳脣杜子春云當為臀謂
覆之其底浚一寸也百柱肴可舉也鈞重三十斤賈公
彥云算法方一尺浚尺六寸二分容一石錢塘云庾之
臀為豆則浚一寸而方八寸方自乘為豆法也其百為
升則方三寸而浚寸有八分方自乘以乘浚而為升法
也徐養原云劉歆斛制方尺而圓其外此放攻工記而
失之者鄭注圓其外者謂之脣此陰駁劉歆也庾之形
底小而口大內謂庾底外謂庾口庾底方尺向上漸大

近口處乃遶而圓之非立方也其百三寸不言浚與方
則立方三寸矣以周案九章粟米斛浚一尺六寸二分
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
是推之庾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百分古庾僅有積
尋二升一百六十六寸是少漢法三十六寸八百分以升法一六二除之
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
算疏舛祖冲之亦駁之則九章之法不合亏攻工記鄭注已言之王莽嘉量布
古量當以攻工記為據以今量言之其所容約尋九
升七合七勺弱臀一寸以浚言百三寸亦當以浚計錢
氏以一浚一方互言之未是徐新田說庾與臀皆非立

方其旨則立方三寸說亦難據戴東原說臀徑計九寸一分有奇深一寸旨徑二寸六分有奇深三寸此言㝵之

漢律厤云量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又量嘉禾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庪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旨爲升右旨爲合龠句絕其狀似奠以縻奠蘇上三下二參天兩地案上三謂中斛左升右合下二謂中斗右龠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案左一謂左耳升右二謂上耳及下旨龠右有二旨龠在右下此有明徵聶氏禮圖有合無龠固不足據陳暘樂書龠斛之右中亏下二之文亦不可通今金石家所拓漢

量尤失其制其重二鈞傴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又百二十聲中黃鍾以周案班氏律志本諸劉歆歆爲王莽佺銅斛依放攷工記爲之鄭注謂桌氏之量準以九章算術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之數尚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劉歆所佺之斛其法以銅方尺而圜其外以圜函內其四旁必有庪畔故曰旁有庪焉鄭氏注謂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又豪然後成斛則其斛所容亦如古龠所少之數而旁庪所以補之也本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合龠爲合謂合二龠重一兩也一斛重千兩而云重二鈞爲九百六十兩尚少四十兩

卽其庪所補也其不以此入斛者爲罄不能中黃鍾也
然則劉歆伬量之巧全在肴庪而解者多昧之聶崇義
幷誤認爲斛巨矣至一鈞之罄中黃鍾之宮二鈞之罄
中黃鍾以黃鍾之管九寸黃鍾之宮半之凡鍾律倍半
其罄相應程沙隨以器之大小爲疑非也然鍾律之難
言久矣　本朝校讎漢斛其罄止中太蔟古黃
鍾之宮周官義疏亦有疑辭
記概而不稅鄭眾云令百姓尋以量而不租稅賈公彥
云鄭志趙商問桌氏爲量概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荅
曰官量不稅此官量鎭在市司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

取平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戴震云平蔀
區曰概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亏量也言概平之
不使滿出以周案稅讀爲銳字亦伬兌凡斗米亏斛中
必銳然隆起概而平之斯不銳矣鄭注未當方說近是
但讀稅爲脫脫無突起之義復以滿出臣之義亦曲未
可從

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
四秉曰筥鄭元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
者今文籔爲遂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
稭名也今菜易之閒易亦伬易或又伬陽皆誤刈稻聚把有名爲筥

者以周案記文四秉曰筥秉為禾名與籔秉之秉異聘
禮米百筥筥半斛與筐筥之筥亦不同鄭注分別上下
文義甚明許氏異義云周禮有軍旅之歲百畤之賦出
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其誤在
揑合兩秉之名也籔今文為逾國語注引記文伦庾藪
逾庾皆偕字依說文量名字當伦斛胡墨莊說今文逾
當伦匰說文匰下云甌匰器也玉篇匰器受十六斗此
即論語與之庾之庾包注十六斗為庾與賈逵左傳注
唐固國語注皆合似未必然
包咸說論語與之庾庾十六斗鄭元說陶人庾實二斛

斛受斗二斗升庾為二斗四升以周案始與之釜六斗四
升所謂之數不與過亏始與包說非也義當從記
左傳晉趙鞅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虔云鼓量
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杜預云令晉國各出功力
其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孔穎達云鼓可操之以將
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不足以成鼎家賦
一鼓又太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
詎容量米之器量之哉一說小爾雅石四謂之鼓王肅
亦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蓋用四
百八十觔鐵為之一說四百八十觔物豈所易操鼓非

量名蓋衡之別俑也由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推之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斛則斛為衡之大數也石四萬六千八十銖斛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以周案廣雅云斛謂之斛小爾雅云四石謂之斛禮記音義引隱義云樂滔人呼容十二石者為斛斛之為數雖不同其為量名自古管子曰釜斛滿者人概之是其證也如以鐵之數空以權俑遂決斛非量名則米之數古以量俑曲禮何復曰操量斛乎獻米者止操其量之器不操其米故曰操量斛斛為量名無疑一斛鐵自以衡言為是惠氏左傳補注謂石四之斛與容十二石為斛義合失察林氏三禮通釋以孔疏駁服注之言為服注語亦失察

受業通州顧鴻圖
子家驂仝校

